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不快樂的戲劇

(一)

蕭伯納著

金基本袁彌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不快樂的戲劇

(二)

著納伯蕭  
譯弼袁基本金

著名界世譯漢

(書叢社學共原)

# 好迷者 The Philanderer

## 第一幕

在倫敦，菲克托蕊那區內阿須萊加登那兒，一座房子的接客室裏，一位婦人和一位紳士正在唧唧啾啾的說情話呢。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了。牆上掛着許多劇院的彫刻品和照片；有欣布爾扮做韓慕萊脫的（註1）有西騰夫人扮做開賽蕊英皇后（註2）在堂上辯訴時的狀況；有馬克蕊迪扮做溫納的（註3）（在麥克里斯，Maclise之後）有亨利，歐文扮做

蕊雀突第三的（註4）（在『朗』Lorraine之後）還有愛倫，泰蕊姑娘的，砍突爾夫人的，阿達利，彭夫人的，沙拉伯，彭亨突夫人的，亨利，阿賽瓊史先生的，皮納路先生的，西突尼，格倫迪先生的，——不勝枚舉，可是沒有杜斯夫人的或者是其他隨便那一個扮易卜生戲劇裏的人物。這房間却不是長方式的，屋子的一角被向門去的走道橫截住，對面一個屋角兒被一個尖塔式的窗戶占住，窗戶跟前放着一個沙士比亞的石像，四週圍着一排花。暖爐是設在門那一邊的，近暖爐處按放着一

把安樂椅。就在這邊，離門稍遠些，有一只

小圓桌，旁邊有一把椅子，小圓桌上有一

本黃部面的法文小說攤開着擱着。還有

一只大鋼琴同沙士比亞的石像放在一

邊，鋼琴的蓋是開着的，琴檯和牆相連正

成九十度角。琴案上的樂譜是『當他人

親吻時』一曲。鋼琴和爐架上都閃着明

亮的燈光，照得很合式。鋼琴的近旁有一

只沙發，那位夫人和那位紳士就在這沙

發上坐着，兩人很親熱的緊靠着——她

的一只臂繞着他的頸，他的一只臂繞着

她的頸。

那位夫人，名格蕊斯·茨蕊菲爾突是大约三

十二歲的樣子，身材長瘦，容貌很雅緻，口

舌非常伶俐。在這時候她正是高興之極

的時候；可是她的鬆鬆兒合着的嘴，緊緊

兒鎖着的眉，毫不動顫的下頰兒，還有那

種文雅的舉止都足以表示出她是一個

有主意而能自尊的人。她正穿着晚衣。

那紳士，李歐拿突·雀脫蕊斯，比她大幾歲，穿

得不很合時，可是爽利得很，上身是一件

絲絨的短衫，下身是一條羊毛褲子，他的

領子是染的淡藍色，同他的襯衫是連在

一塊兒的，上邊結着一根紅晶色的印度

絲領帶，用一個嵌青藍寶石的別針別住。他的襪子是藍顏色的，足登一雙革製的便鞋。他那櫻黃色的頭髮，鬍子跟短髭都整理得一看上去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任『自然』而爲之的，但是他却不讓『自然』弄得有一點兒不合意於他。他的那種熱烈的愛情，（正這時候他想起了這一層的可笑自己在那兒笑起來了，）還有他的聰明的，懸想的，滑稽的一舉一動都跟茨蕊菲爾突夫人的那種忠誠的柔和尊嚴的靜寂却却是相對照。

（註）——這些都是沙士比亞的名劇，大概

這住舍里的克脫伯脫森——茨蕊菲爾

突夫人的父親——很願意看這些舊劇的，而不願意看易卜生的那種新劇的。

雀脫蕊斯（很烈情的懷抱住格蕊斯）我的頂親愛的。

格蕊斯（很親熱的回答他）我的心愛的，你快活不快活？

雀 快活得像登了天啦。

格 我的……

雀 我的心肝呀。（他表示出快活的樣子，嘆了一口氣，用他的手捏住她的手，很奇怪的對她看着。）這次末一次親個嘴，不再親嘴

了，格蕊斯，要不然，我就太過於會攪擾了。來，讓我們講講這件事。（他放掉她的手，移身坐開了些兒。）格蕊斯，我問你這次是不是你頭一次種情呀？

格 你忘了我是個寡婦了嗎？你以為我嫁給

茨蕊菲爾突為的是錢嗎？

格 那我怎能知道？況且你嫁給他那個時候

並不是因為你心裏愛他的緣故，而不過是

因為你心裏也沒有愛過隨便那一個別的罷了。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她嫁給人家不過

是因為有一種好奇心，要知道知道出嫁是

怎麼一回事。

格 好啦，你既問我這個，我且告訴告訴你：

跟茨蕊菲爾突是從未有什麼愛情的，不過起初我自己也未會覺察得，自從我心裏有了你之後，這才明白過來的。但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愛我的緣故。他這樣一來倒使我覺得從茲以後我心裏也須得愛個什麼人了。我希望我現在心愛你而你總要喜歡我。同我那時喜歡茨蕊菲爾突一樣。

格 我愛的，我就是因為喜歡你的緣故所以才要娶你。我能够愛隨便那個——就是說隨便那個好看的婦人。

格 你說的話當真嗎，李歐拿突？

|雀 自然當真。爲什麼不？

|格 (默思)這且不管牠。你且告訴我這次是

不是你頭一次種情？

|雀 (聞此簡捷的問話很爲驚訝)不是，這次

不是我頭一次種情，啊呀——這次而且也

不是我的第二次了——並且也不是我的

第三次。

|格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這次是你頭一次這

樣熱烈；是不是？

|雀 (有點兒猶豫不決)不錯，是的。(兩下有

片刻工夫都不做聲。她不相信他說的話。他

的良心上受了一種很顯見的重負，又接下

去說道)不錯，這是第一次我這樣熱烈。

|格 (尋根究底的問下去)啊！我知道了。那一

方面總是很熱烈的，是不是？

|雀 那也不能說是一定的。啊呀！我的天呀！

|格 那末，有幾次呢？

|雀 哦！只有一次。

|格 是不是白利耶，克蕊玢，她？

|雀 (退縮)這是誰告訴你的？(她神祕得很

的搖搖她腦袋。他很不高興的樣子，背轉身

過去，接下去說道)我看你倒還是未曾問

的好。

|格 (很溫柔的樣子)我很對不起你，我的愛

的。(她伸出她的手輕輕的拉他，想叫他再

靠近她坐着)

雀 (不然而然的被她拉到她身旁，讓她的

手擱在他的臂上，但是死板板的坐在那兒，

一點兒也不想再做那撫愛的樣子)我自

己覺得五分鐘之前我的心腸還沒有這樣

硬呢。

格 別說糊話!

雀 我自己覺得我的身體好像一變竟變成

了那最粗硬的胡桃樹似的。一提起白利耶，

克蕊坎我就這樣。(深思，右手托着下頷，肘

支在膝蓋上。)我一個人會和她坐在一塊

兒過正同我跟你現在坐着一個樣子。

格 (退離他)正同我們倆現在坐着一個樣

子。

雀 (身子挺直坐着，臉緊對着她)正同我們

倆現在這樣坐着一個樣子，一點兒也沒有

兩樣。她會拿手擱在我的手里，曾把臉襯着

我的臉，又聽我講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

格蕊斯聽到這兒，全身都發冷了，從沙發上

站起來，坐到鋼琴檯上去，背朝着琴檯)啊!

你不要我把這故事再講下去了嗎?這倒正

好。

格 (窘甚，但是自己壓住她自己)你什麼時候



候跟她隔絕的？

|雀 (存心使她心急) 跟她隔絕？

|格 (說話說得很厲害) 是，我問的就是你什麼時候跟她隔絕的。

|雀 唔待我想。自從什麼時候我跟你才發生愛情的呀？

|格 那時候你已經跟她脫離了關係沒有？

|雀 (存心捉弄她)——好像還沒有跟白利耶隔絕的樣子) 那不用說，當然是早已脫離了關係了。

|格 是你隔絕她的嗎？

|雀 不錯，不錯，是我隔絕她的。

|格 但是她隔絕了你沒有？

|雀 (站了起來) 請你原諒我吧，我的最親愛的。讓我們來講別的事吧。不要待在鋼琴那兒，我要你到這兒來跟我一塊兒坐着。(他向她那兒走一步)

|格 不。我的心腸也變得硬了——比胡桃樹硬得多得多這個時候。她隔絕了你沒有？

|雀 我愛。你怎麼這樣講不通呀！我已經明明白白的同她說過了，說是一定要斷絕關係的。

|格 她聽你這話不聽呢？

|雀 像白利耶那種婦人總是這樣脾氣的。我

當面解釋給她聽的時候，她說這不是我的真心話，而她說她知道我是仍然真正的愛她的，後來我又寫信給她，那封信裏的話很是不客氣，她把那封信仔仔細細的念過了一遍，於是又寄還給我，並且附一張紙條，那紙條上面說的是她沒有那膽量敢拆開那封信，還說我寫那封信真不要臉。（他走到格蕊斯的身旁，把他的手親熱得很的圍繞着她的頭頸。）你瞧，我愛她簡直得不顧這裏頭的情形是怎樣的。

（擰開他的手，略轉向他方）我看你說這些話的時候那種不甚介意的樣子，就可以

知道你所說的話未必是真的，正同彈琴似的，你沒有彈着那對的音，所以是不中聽的。  
雀 我愛，當你正覺得婦人所謂「心碎」的時候，你就可以發出那在鋼琴上可以彈的最好聽的音來了；但是她的耳朵聽起來總像這樣的——（他於是坐在琴檯的宏聲一頭。格蕊斯用手指頭塞在耳朵眼裏。他站了起來，一邊走開鋼琴，一邊說道）不，我愛的，我一向是很和善的；我一向是很祖白的；我一向處處是像個脾氣好的人一樣；但是她因此就鬧出情人的爭吵事來（格蕊斯往後一退）祖白的心跟和善的心，二者都是

一樣的不行——袒白心更其不行。我把袒白心試過，把和善心也試過。（他走過暖爐那兒，面朝着火站着，眼睛對着那爐架上的裝飾品看，一邊暖他的手。）

格（說起話來有點兒費勁的樣子）你還要想試什麼？

雀（立在暖爐前的氈毯上，回轉過來臉向着她。）要實行結婚了！我愛！我若是結了婚，那她就不能不相信了。我若是不結婚，她隨便怎樣是不會相信的，因為，你瞧，我先前曾經極烈害的種情於她過，可是這時都完了。

格 所以你要同我結婚是因為這個緣故，不是？

雀 我不能說不是，我的愛的。正對，並且你應該把我從白利耶那兒救脫出來。

格（站了起來）那末，聽你尊便，我不能夠任你這樣排佈！我可不要從另一個婦人那兒把你偷奪過來。（她起頭在屋內走來走去，心裏預知將有不安之事）

雀 把我偷奪過來！（他走向她那兒去）格蕊斯，你既是一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我且來問問你一句話，請注意！——你是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白利耶是不是屬於我的？她是

我的人嗎？我是她的主人嗎？

那自然不是的。女人又不是男人的物產。一個女人是她自己的人，並不是屬於哪個的。

你說的話對極了。易卜生萬歲！我的意見也正是如此。我且再問你：我是不是曰利耶的人，我有權柄說是我自己的人沒有？

（一下子答不出話來）那當然你有這權柄；但是——

（很得意的樣子，截住她的話）既然我不是屬於曰利耶的人，那末你怎樣能夠從曰利耶那兒把我偷奪過來呢？（他抓住她的

肩把住她有一伸手遠他的臉向着她的臉）嘿！小小的哲學家！不，我的愛的，倘若『易卜生主義』在女人一方面是行得通的，那末在男人一方面何以不能行呢？——這正同醬油，鹽等加在雌鵝裏頭是合味的，那末若是加在雄鵝裏頭也一樣是合味的呀！況且，（討她的好）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別的，我只不過跟曰利耶瞎糊鬧吧了。我老實告訴你，真的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別的。

格（掙脫他）這更其不受聽了。我不喜歡你這種瞎糊鬧——你這種瞎糊鬧的行爲我是不喜歡的。並且使我替你難爲情，我自己

覺得也很難爲情。（她走向沙發離鋼琴頂遠的那一頭兒坐下，臉靠着肘上轉向那面）

雀 格蕊斯，你簡直的弄錯了！你可知道我爲

什麼才這樣瞎糊塗的（他在她身旁坐下）

我且問你我不是一個特別好看的男人？

格 （他的奇問驚住了她）不是！

雀 （很得意的樣子）你說不是的，是不是那

末我再問你：我是不是一個打扮得怎樣好

看的人？

格 也不怎樣。

雀 自然不。我是不是有什麼浪漫派的神秘

符呪在我的身上嗎？——我瞧着像有什麼

秘密的悲哀嗎？——你看我對於婦人是很高興的嗎？

格 一點兒也沒有？

雀 自然是沒有的？沒有一個人能够說我有。

那末請問你這是誰的不好，差不多有一半

兒我所遇見的婦人，我同她們談談話她們

就跟我發生起愛情來？這不是我的不好呀；

並且我是很不喜歡這樣的常常使得我心

裏萬分的難受，起初我倒覺得很快活的，使

得我非常得意——就因此白利耶把我籠

絡住了，因爲她是頭一個婦人碰着這個機

會把我開頭炮。但是不久我就受够了；而我

却永沒有想把那些逐鹿我的婦人利用過，你想，她們既然那樣的逐鹿我，我若是想挨一步上去，那是很容易的。可是我永沒有那樣想過。除掉這次和你是個例外。這是不用說的。

格 啊！你不用說什麼例外不例外的。我常常想法叫你來看看我們，可是很爲難的才請得到你一次。你總是好像怕羞似的。

雀 (現出親熱的樣子，拿起她的手) 我對你，我的最親愛的呀，那種怕羞的心不過是想引誘你吧了，我頭一次見你的時候我心裏就愛你了，而我又爲什麼牢躲避你呢？——

只是因爲我要你來追隨我的緣故。得了！讓我們來講點兒真正有興趣的事吧。(他把她摟抱在他的懷裏) 你愛我是不是比愛世界上隨便那一個都愛得更甚些嗎？

格 我看你不見得喜歡給人家愛得太甚吧！雀 那是要看那愛我的人是誰了！(拉她緊緊的靠着他的心) 愛我愈甚則愈妙。你愛我，是不充分的愛我的，你只要有一半兒那樣愛我的心也就好了。我天天責備你，說你總是太冷淡，你總是太——(外邊打門聲甚急。他們倆都駭了一跳，側耳靜聽，兩個人仍是摟抱在一塊兒，不敢透氣) 那個

鬼這時候來叫門？

格 我猜不到是誰。（他們倆各相視靜聽。忽

然外邊的門從外頭推開了。他們於是急忙

忙的各自分開。）

一個婦人的聲音在外邊：雀脫蕊斯先生在

這兒嗎？

雀 （跳了起來。）白利耶——那鬼！（他站在

沙發的一頭，兩手把住沙發背上，身子往前

稍彎，兩眼注視在門上）

格 （也站了起來）她來幹什麼？

那聲音不用管牠，我來自己通報吧。（一個

很美妙的婦人很悲暗的狀貌，穿着縐衣帶

着帽子，走進屋來，在門那兒站着，怒不可遏。

啊！這倒是好看呀！我打斷了你們的甜蜜蜜

的談話了。啊，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她壁

直衝到格蕊斯那兒去。雀脫蕊斯從沙發背

後跑過來，擋住她。她拚命的跟他掙扎。格蕊

斯忍住她的性子，靜寂退到鋼琴那兒。白

利耶，明知道掙扎不過牽雀脫蕊斯，於是歇手

不想再追格蕊斯了。可是當她掙脫雀脫蕊

斯的時候，她舉起手來打了他一個耳光）

雀 （大驚）白利耶！白利耶！這可太不成樣

子了。

白 不錯，這真是太不成樣子了。你跟那女人

在這兒幹什麼？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現在我且講給你聽，李歐拿突，你已經趕我到了絕望的極點了，我不管我怎麼樣了，我也不管誰聽見我這話了。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她不能把我的地位奪占了去——

噓噓！

不，不，我不管那個，待我來把她的真品格宣佈給衆人聽聽。你是屬於我的人，你沒有權利可以待在這兒；而她也知道這個的。我看還是讓我把你帶回你的家裏去吧，

白利耶。

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家去，我要待在這

兒——這兒——直等到你叫她以後跟你脫離了關係才算完事。

雀 我愛，你須得要講理呀。如若茨蕊非爾突夫人不讓你待在她的屋子裏，你可不能不走的呀。她可以按一下叫人鈴，把我們倆都趕出去。

白 讓她按叫人鈴得啦，她若是敢按叫人鈴，就請她按。讓我們來看看這貞潔有德的好貨怎樣有臉對人，若是我告訴了人家她是怎麼樣的一個東西。我看你怎樣見人。我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人人都知道你怎樣待我來着！你好像是把我克服了，你就在人家



面前誇起口來；你這下賤，無志的東西呀，我簡直的成了你的朋友跟她的朋友的談話資料了。好呀，我已經算計好了。（她使力脫了她的氅衣）我可以算得是一個最不幸最痛心的婦人了，但是你不要當我是個傻子呀。我在這兒待下去了——瞧着吧！（她把那氅衣扔在那圓桌上，把她的帽子擱在上面於，是坐下）嘿，茨蕊菲爾突夫人，叫人

鈴在那兒呢，嘿（用手指那暖爐旁的叫人鈴）你怎麼不按呀？（格蕊斯對着雀脫蕊斯瞧個不住，她動也不動）哈哈！我猜着了。

雀（輕聲的，仍舊防備着白利耶不稍疏忽）

茨蕊菲爾突夫人，我看你還是往另一間屋子裏去吧。（格蕊斯舉足向門那兒走了一步，忽然站住，眼睛對着雀脫蕊斯儘瞧，似有所求，這時白利耶跳將起來，想擋住她的去路。他搶前一步去保護那向門去的一條道兒。）

白 她不能走。她一定須待在這兒。我且講給她聽聽，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一向怎樣愛我來着——怎樣還沒有兩天的工夫以前你會親我的嘴，告訴我說將來准像先前一樣的快活（對着他嚷叫）你沒有說過嗎？你敢說沒有。

雀 (輕輕的對格蕊斯說) 走呀。

格 (臉上現出低頭喪氣的憎惡樣子, 走出)

你可弄她走。愈快愈好, 李歐拿突。

(白利耶, 又怒又氣塞的哭嚷, 向格蕊斯衝去, 格蕊斯正繞過沙發背後走向門那兒去。

雀脫蕊斯抓住白利耶不讓她過那沙發, 格蕊斯走出去了。雀脫蕊斯捏着白利耶, 捏得很緊, 他對着那門瞧, 看看格蕊斯已經平安的走出了門沒有。)

白 (忽然間停止掙扎, 用那最動情的尊嚴之聲調說道) 嘿你用不着使蠻力呀。(他走過沙發的那頭, 把身子靠着, 儘搖晃他的頭

) 你真值得這樣呀——竟用蠻力氣——

——在她的面前把我這樣糟蹋! (不能自持, 遽然淚下)

雀 (對他自己說, 生一種悲切的認錯心) 今天晚上可是個好時辰呀。喂, 白利耶, 忍耐些,

忍耐些, 忍耐些! (他在圓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白 (大痛) 李歐拿突, 你竟不顧憐我啦?

雀 只是一心想使你平平安安的離開此地吧了。

白 (很凶的) 我打算不動啦。

雀 (很疲倦的樣子) 好好。(他於是長嘆了

一聲；他們倆坐着，有片刻工夫各不做聲。白利耶不竭力去壓住自己，反而保持她的怒氣達到沸點）

白（忽然的站了起來）我去對那婦人講去。

雀（跳了起來）不要，不要。你可不要這樣，白利耶，可不要讓我們再比賽一次角力啦，你

知道，我已經是差不多快到四十歲的人了，你這樣年輕的人跟我來角力？你且坐下，要不然，讓我把你帶回你的家去。若是她的父親進來了又怎樣呢？

白 我不管那個。這是要瞧你怎樣辦啦。只要她跟你脫離了關係，我馬上就走；她若不跟

你脫離關係時，我就牢待在這兒。這是我的條件；你應該答應我的。（她打定了主意的樣子將身坐下。雀脫蕊斯對她瞧了一會兒工夫，於是也打定了主意一下子坐在沙發上；他坐在沙發的這一頭，她坐在沙發的那一頭，說話時現出恨極的樣子。）

雀 我可沒有什麼應該答應你的事。

白（責罵的口氣）你沒有什麼應該答應我的事！你敢對着我的臉看着說這句話嗎？啊，李歐拿突！

雀 讓我再來告訴你，白利耶，我們倆當初相識結交的時候，你自己看你自己是個有高

尙見地的婦人。

曰 那你就得更其敬視我些。

雀 (很溫和的樣子) 我本來是很敬視你的

呀，我的愛的。但是，這是題外的話。現在且來

說這個，你既然是一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

那末你一定是不甘心做人家的奴隸的。你

拿結婚看做像一種很低卑的賣買似的；一

個婦人若是嫁給了一個男人，她就算把她

自己賣給了那個男人了，做他的社會上所

稱爲『妻』的，年紀老了呢，就靠他的進款過

日子，——以上所說的話即是我們的見地。

此外，倘若你嫁給了我了，我不定一下子會

變成一個酒鬼，或變成一個儘闖禍的人，或

變成一個無志氣的人，那你就更要非常的

討厭我了，到那時你也就難以排脫你自己

了。這豈不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嗎，你瞧是不

是？這些話很是合乎情理的，——我們的見

地即如此。所以，你現在未嫁給我，你却仍保

存着你的權利，要什麼時候跟我分手就什

麼時候分手，如果你以爲我們倆的交情不

合宜於你的，——這句話你怎麼說法來着？

——你的各方面的發展要做一個正真的

『人』。我想這就是你所說的抱易卜生主義的

人的見地——即我們的見地吧？因此我只

想着我跟你那樣很快活的講情話，我也就心滿意足的了，而我從講情話一事却學到好多東西，並且講情話的那時候確使我感到不可言喻的快樂。

白 李歐拿突；你這時承認說你的良心有點兒對不起我啦？

雀 (傲然) 不；我從你那兒所得到的東西，我已經付了代價了。你從我這兒沒有學得些什麼東西嗎？我們倆的友誼對於你難道一點兒興趣也沒有嗎？

白 (很熱烈，很動情；這時她正是一片誠心的樣子) 不，你使得我付這代價付得太過

於吃虧了。你在我身上報仇說是因為對於我的緣故委屈你自己簡直竟成了情感的奴隸了。我一向總是拿不準你這個人。我每次接到你一封信的時候，我的身子總是發抖的，心裏恐怕不要這封信內藏着有什麼小刀子把我給刺死。我心裏又怕你來又是盼着你來。我却是你拿來玩的東西，不是你的夥伴兒。(她站了起來嚷着道) 啊！我快活的時候竟這樣的受苦痛，我簡直得分不出快樂跟苦痛來啦。(她一下子坐在鋼琴的櫈子上，兩手捧住她的臉，背轉向他，又接下去說道) 我若是未曾遇見你，那我還不

會像現在這個樣子呢！

雀（一下子站了起來，很怒的樣子）你這沒

有氣量的東西！這是剛才我說你好啦，你就

以此還報我呀？我難道沒有爲你受過許多

苦痛？——我牢是一點兒沒有不好好兒的

忍耐着的。我跟你結識未到兩星期之久，我

就看出你一切的高尙見地都是趨時髦吧

了，其實一點兒都不懂得什麼，完全是無意

識的盲動正像你一些別的趨時髦的行爲

一樣。你有時竟把你自己的自由也不顧了，

一定叫我不這樣，不要那樣；我可以說那

最妒忌的老婆還比你那個樣子好得多得

呢。你有過那樣嗎？凡是我的女朋友，你沒有

一個不誹謗過的，說她們年紀老啦，長得難

看啦，心腸不好啦——

白（很快的抬起頭來）她們確是那樣的！

雀 那末我這時的不痛快你也就能够知道

了。我說你那種成了習慣似的難堪的妒忌

心和壞脾氣是不應該的；常常無緣無故的

暴跳如雷起來，把我辱罵一起，有時簡直得

不管三七二十一竟還打我；平常牢拿我的

信給偷去——

白（站了起來）是呀！那些信真妙！

雀——還有，你自己說過的話也可以不算

數的，有好幾次你很鄭重的樣子向我發誓說不再偷了，可是發誓儘管是發誓，偷仍舊是偷；有時你費去好些時候——費去好幾天的工夫也會的！——把我的碎紙箋裏的東西都拼起來，找找看還有信沒有；於是在我跟前就裝出一位人家待錯了的神人的樣子，好像是被那一個自私自利的鬼男人給故意的丟棄了的似的。

白 我念你的信，這件事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這是我們兩人之間十分信任的心使我有這權利念你的信。

雀 多謝你啦。這種信任心使你有那樣的權

利從此就請絕了這種信任心吧！（他恨恨的在沙發上坐下）

白 （她的右手放在沙發的背上，身子向他灣過去很凶的樣子）你沒有那個權利可以斷絕這信任心。

雀 我有。你會拒絕我，不願意跟我結婚，因為——

白 我未曾拒絕你。你永沒有向我求過。如若我們倆是已經結了婚了，那你也不敢像現在這樣對待我啦。

雀 （極力的又回到他的爭點）我們既是有高尚見地的人物，那末我們倆就不用說得

是不會結婚的；因為情勢是必然如此的；我們倆若結了婚，那我就不準會變成個酒鬼，不準會變成個——

——儘闖禍的人，或者變成個無志氣的，要使我討厭啦。這些話你都說過了。（她突然把身子坐在他的旁邊。）

（有禮貌）請你恕我，我愛的。我自己知道我常常說我所說過了的話的。我們的主要點是：幸虧你未嫁給了我，所以你却保存了你的自由，隨便那時你要跟我斷絕就可以斷絕。

嘿！這些話都有什麼關係？我哪兒有願意

跟你斷絕的心呀？我不跟你斷絕！你也沒有變成一個酒鬼，也沒有變成一個儘闖禍的人。

雀 你還未曾聽清楚我的話呢，白利耶，我的話裏還有一層意思呢，你可不要忘了，你那一方面既保存了你的自由，萬一我竟變成了一個壞人，你就可以丟掉我；而我這一方面呢，你也給我保存了我的自由啦，那你若是變成一個壞人的時候，我也可以丟掉你的呀！

白 你真是機伶極啦。那末請問你，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酒鬼，一個儘闖禍的人或



是個無志氣的人了嗎？

雀 你竟變成了一個壞到不能再壞些兒東西了——

西了——比上頭的三樣加在一起還壞——

——一個妒忌得了不得的惡婦。

白 (很痛苦的樣子搖幌着她的腦袋) 好呀，

你就毀辱我得啦——竟給我題名兒。

雀 現在請提出我所保存的權利來說說：就

是我要跟你割絕就可以割絕那個權利。白

利耶，我可告訴你：有高尙見地的人是須得

做高尙的職務的。你若是在心裏想要把一個

男人壓在你的腳底下，那你就不能成一個

高尙的婦人，你若是想要把那男人壓在你

的腳底下違背他的意志，那你就也不能成

一個平常的婦人。高尙的人們連成很愉快

的友交，平常的人們才結婚的。結婚對於好

多人是合宜的，而牠的頭一個責任是忠心

不二。友交對於有些人是合宜的，而牠的頭

一個責任是毫不疑感的。毫無怨言的收受

一種兩方面交換情感的一通告白。你是要

友交而不要結婚的。現在就請你盡你的責

任，收受我這通告白。

白 我永不能收受你這通告白！我們倆已經

訂好了婚了，——是有誰？可以做見證的，有

誰？——那——

雀 是呀，白利耶。你能够說出是誰嗎？這個誰？

可是高尚的婦人不信仰的，是不是？（按指

上帝也——譯者）

白 （伏在他脚前）啊，李歐拿突！你不要這

樣很心腸呀！我痛苦得再也不能跟你辯啦，

——我不能够再想了，我只知道我是愛你

的。你責我；說我不願意嫁給你。自從我心裏

愛你之後，隨便那時我願意嫁給你的，可是

你沒有向我求過婚呀。我現在就可以嫁給

你。你只要你要。

雀 我不要，我的親愛的。那是很有趣兒的。

我們兩人簡直得是不合宜的。

白 爲什麼？我們能够很快活的相處在一塊

兒。你很愛我的，——我知道你很愛我的

——我自己心裏頭知道。你叫我『我的親

愛的』。你今天晚上就叫了我好幾次。我自

己知道我是很狡詭的，很惹人厭的，很壞的；

所以，我一點兒也不辯護我自己。可是你不

要太苛刻的對待我。我想着你要跟我斷絕

的心，我就萬分的難受起來，我若是沒有了

你，就不能活着了，李歐拿突。我遇見你的

時候，我心裏就非常的快活；我永沒有愛過

另一個人；先前若是你讓我獨自一個人，我

到可以很心安的自己過去了。可是現在我

不能了。我是一定要你跟我在一塊兒的。不要把我給拋棄掉，你只要想想我現在所處的危難的情景！我可以做你的一個朋友，只要你讓我——只要你把你的計畫告訴我——你的事讓我做些兒——把我對待得好點兒，不要把我當做閒下來拿來玩玩的東西。啊，李歐拿突，李歐拿突，你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個機會——你從來沒有給我過。我以後當吃點兒苦，多念點兒書，用腦子想想看我當克服我的妒忌心，我以後當——（她不能自制了。用她的腦袋在他的膝蓋上儘磕，很失望的樣子。扭着性子）啊，我

是瘋了。我是瘋了。你若是拋棄我，我准因此死掉。

雀（安慰她）我的親愛的人呀，你不要哭。不要像這個樣子。你知道我自己也不能爲力的呀。

白（他站了起來，同時很親熱的樣子把她扶起，正這時她哭泣起來）啊！你能够。你能够。你只要說出一個字來可以使我們倆永遠快活。

雀（用計略）來來，我的親愛的。我們可真得走了。我們不能夠再待下去了，克脫伯脫森將要來快了。（他很溫柔的樣子把她推開

些，從桌子上取起她的氅衣）這兒是你的氅衣：你把牠穿上，好好兒的今天晚上你真害苦了我啦：你可得替我設想設想才行。

白（又烈害起來）那末你就把我拋棄掉啦！

雀（甘言誘她）你來把你的帽子帶上，我的最親愛的。（他把她的氅衣擱在她肩上）

白（哭不出笑不出的樣子）唉！我看你叫我不怎樣，我倒一定要怎樣的。（她看見了那本

黃部面的法文小說了，當她走到桌子那兒找她的帽子的時候。）嘿，你瞧瞧這個！（把

書舉給他看）瞧瞧那東西念的是什麼書呀！——這種下賤的，鄙劣的法文書，規矩

人家的婦人碰也不碰一碰的。而你——你竟跟她一塊兒念這書！

雀 這本書是你自己介紹給我的。

白 呸！她把那書往地下很命的一扔！

雀（急急的向書那兒跑去）不要損壞人家的東西，白利耶。（他把那書拾了起來把書

上的灰塵拍去）儘任着性子鬧事，那是感情作用。損壞人家的東西可不是玩的呀！（

他把那書仍擱在桌子上）現在好請你跟我走了吧。

白（不肯就了事）你去好啦；誰又來擋阻你呢？我才不走呢。（她強硬得很的樣子將身

坐在沙發上)

雀 (耐不住了) 走吧! 我不再跟你累次三番的說那些話了。我的忍耐却也有個限止的。來, 我們走吧。

白 我告訴你, 我是不走的了。

雀 那末, 祝你晚安。(他很決定的樣子走向門那兒去。她一下子跳了起來, 先衝到門那兒, 擋阻他, 不讓他出去。) 我以為你要我走呢。

白 (在門那兒) 你不能丟我一個人在這兒。

雀 那末你跟我一同走。

白 你若是對我發誓跟那婦人脫離關係, 那

我就走。

雀 我的愛的, 你只要肯跟我走, 把這事了, 我就隨便發什麼誓都可以。

白 (爲難起來, 心裏有些兒疑惑他) 你可發誓呀?

雀 那是自然的! 你且說叫我發什麼誓? 我在這半點鐘裏頭早已預備好發誓啦。

白 (很失意的樣子) 你只不過是在嬉弄我呢。我不要你發誓。我要你答應我, 不許食言的。

雀 那是一定的——你隨便要我怎樣, 我總答應你, 只要你即刻跟我一同走。我是不會

食言的，我是堂堂底一個人——我是一個

英國人——隨便你說我是個什麼吧——

我以後再也不見她了，我以後再也不跟她

說話了，我以後再也不想念她了。好啦，你跟

我一同走吧。

白 但是，這些話是不是從你的心裏頭說出

來的？你不會食言的嗎？

雀 （很狡猾的樣子，微微一笑）你怎麼不講

理起來啦。你跟我一同走吧，不要再說廢話

啦。隨便怎樣，我可要走啦。我不能够把你帶

回你的家去，可是我自己能够闖出門去，不

管你，我走我的路。要是那樣，你又得恨我無

盡，說我用蠻力了。（他向門那兒走一步）

白 （很嚴肅的樣子）若是你闖出門去，我等

你走過這窗戶的時候，我一定從這窗戶跳

出去，李歐拿突。

雀 （毫不經意）這窗戶是在這屋子的後邊

的，我是從前邊走出去的，所以你若跳出來

時，我是不会給你壓傷的。好啦，祝你晚安，我

要走了。（他走近門那兒了）

白 李歐拿突！你竟不可憐我啦！

雀 我一點兒也不可憐你了。你自己不看重

你自己，做出這些怪樣子的來，那是你硬

使我看輕。你的這樣一個婦人，行爲像個被

糟塌壞的小孩一樣說，話如同那瞎胡道的小說，她怎樣配想做一個有品格，有腦經的男子的同伴？（她嗚嗚咽咽的哭得不成聲了，一下子投在他的懷裏）好呀，你不要哭，我的親愛的白利耶，你這時還沒有你快活時那樣的一半兒好看哩；真令我覺得暗淡無趣。來，我們走吧。

白（現出可親的樣子）我就走，只要你叫我走，我的親愛的呀。你且親我一個嘴。

雀（怒貌）這可太過分了。我可覺得很羞的，若是我親你的嘴。嘿！讓我走，白利耶。（她兩手抱住他的頭頸）我若是親你一個嘴，你

可就跟我去，不許再攪擾了？

白 你叫我怎樣我就怎樣，我的親愛的呀！

雀 好來。（他把她摟抱在懷中，毫不經意的親了她一個嘴）好了，你可不要食言呀！我們走吧。

白 你沒有好好兒的親我的嘴，我的最親愛的。我要你親親熱熱的。像先前那調樣子親我一個嘴。

雀（大怒）你，滾你的吧。（他一下子抽脫身子，她，好像是被他推倒了似的，很可憐的樣子，摔在地板上，喉中氣塞住了似的，哼出一聲來。他對她狠狠的樣子瞧了一下，於是大

跨步的走出，把門碰的一聲關上。她撐在一只手上，支起身體，聽那漸漸走遠的脚步聲。

忽然脚步聲停了。她的臉上現出切望的容貌，帶着得勝利的狡伶。脚步聲急急忙忙的往回跑了。她照先前一樣又躺下。雀脫蕊斯又進屋子裏來了，驚惶失措的樣子，嚷道：

白利耶，我們糟了。克脫伯脫森帶同你的父親來了（她一下子坐了起來）你聽見沒有？——那兩位老人家！

白（坐在地板上）我父親怎麼會跟克脫伯脫森一塊兒來了呢？他們倆是不相識的呀。

雀（很着急）我聽見他們來了，正往這屋子

裏來呢，他們倆很是親熱的，好像兄弟倆似的。我們怎麼辦呢？

白（賴他的手的幫助，爬了起來）快快，電梯，我們可以由電梯下去。（她急急的跑到桌子那兒去拿她的帽子）

雀 不能，那開電梯的人已經回家去了；電梯這時已經被鎖上了。

白（急急忙忙的把她的帽子帶上）讓我們走上上一層樓去。

雀 上頭沒有樓了，這兒是頂高一層。有啦，有啦，你須假造些可掩飾的謊話。我想不出什麼，你能够，白利耶，施展你的能力，都施展出



來吧。我來幫助你。

白 可是——

雀 噓噓！他們已經快到這屋子的門口兒啦。

你坐下，不要現出倉惶的樣子。（白利耶急

急的摘下了她的帽子，脫下了她的縷衣；把

牠們往桌子上一扔；於是飛奔至鋼琴那兒

坐下）

白 來來，你來這兒來唱。（她彈起那『當他人

親吻時』一曲的尾節來。他站近那鋼琴，好

像是剛要唱似的。兩個年邁的紳士走進門

來。白利耶停止彈琴）

進來的這兩個紳士之中的那個年紀大些兒

的，大佐旦尼哀爾，克蕊坎，舉止很是率直不

拘的，心腸很是老誠，沒有一點兒不快活的

樣子；身材高挺，實是一位好脾氣的人，容易

被人家欺弄的，自從息去那軍官的無思無

慮之職業後，看見他的後起小輩做出許多

可驚的事業，心裏覺得驚訝萬分，因此却得

着一種教訓。

他的同伴，白賽夫，克脫伯脫森，格蕊斯的父親，

却一點沒有大佐那樣的孩子性氣。他是一

個具有激烈理想的性情的人，不時的因人

生實際小事而致怒，因此竟成了習慣，遇事

稍有不合意的地方，即怒不可遏，而忽然的

竟變成很熱情，很可親的樣子，當他跟人談話的時候。

兩人的外貌也大不相同。那大佐的臉上儘是一條一條的橫道兒，現出是經過無數的風霜雨雪的樣子，又是見得能吃能喝的，又因為是心裏牢像有許多麻煩的小事情一樣，可是他臉上的這些一條一條的橫道兒並不是因為思想過度所致。他仍是很活潑的，非常有興趣尋快樂。克脫伯脫森的臉上的

一條一條橫道則現出是在倫敦地方從事的面慣於靜坐的形容來，還帶着因事忙而疲倦的樣子。總想得些空閒可以養息養息，

然後振作精神再幹。他對於出外遊歷尋快樂的事是不大想要的，除非是因為要恢復他的精神的緣故。他的銳利的，而易於動火的眼睛，繁殖的頭髮，又加上他一舉一動那種高身價的嚴肅貌。人家一看見他就可以看出他那種有重大關係的樣子來。

他們倆都穿着晚服。克脫伯脫森未曾脫去他的皮領子的大衣。

克脫伯脫森（看見有客在，現出做主人的那種快樂來）不要停，克蕊坡小姐。唱你的雀脫蕊斯。（他走到沙發背後，把他的大衣放在沙發上面，隨手先把一個看戲用的望

遠鏡還有一張戲單從大衣袋內取出放在鋼琴上面。克蕊玢同時走到暖爐前站在毯毯上。

雀 不多謝你。克蕊玢小姐正同我一塊兒弄這一個老曲子呢。我已經弄够了。（他從琴檯上拿下那曲譜來，放在旁邊。於是把琴蓋蓋好。）

白 （從沙發和鋼琴的中間走過來跟克脫伯脫森握手）怎麼你帶了我的爹爹一塊來啦——真是奇怪極了！（眼睛對克蕊玢瞧去）爹爹，你來啦，我真快活極啦。（她就在近窗戶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克脫 克蕊玢，讓我來介紹給你這位李歐拿突雀脫。蕊斯是個有名的研究『易卜生主義』的哲學家。

克蕊玢 啊，我們倆早已相識了。雀脫蕊斯常常到我們家去，不是客人。白（註曰係白賽夫的短音，大概好朋友之間稱呼起來總是用短音的譯者）

克脫 我請你們兩位都恕我的冒昧。（雀脫蕊斯在鋼琴檯子上坐下）他在我們這兒也不作客，嘿，怎麼，格蕊斯在那兒呢？

白與雀 哎——（他們倆同聲說了一個『哎』字，都不往下說了，兩下相對瞧着。）

曰（很有禮的樣子）我求你原諒我，雀脫蕊

先生；我把你的話給打斷了。

雀 說那裏話，克蕊玟小姐。（忽然呆着說不

下去了）

克脫（替他說出來）你先告訴我們，格蕊斯

在那兒呢，雀脫蕊斯？

雀 我剛才正要跟你說：我是不知道你同克

蕊玟是認識的。

克蕊玟 嘿，我在今天晚上才碰見他的。這真

是一件再要奇怪也沒有的事了。我們倆湊

巧在戲院裏碰見了，我一看他原來就是我

的最老的朋友。

克脫（用力說）是呀，克蕊玟，你瞧出我對你

所說的，關於家庭生活的破裂那些話是不

錯的嗎？這些都是我們的後輩青年——格

蕊斯跟曰利耶小姐等——她們都是知己

朋友，離也離不開的；可是我們倆呢，在她們

未出世以前就早已認識了的，要不是湊巧

你鑽到我旁邊的那個位子裏來坐，那還說

不定我們倆永遠不會再碰見呢。來，來坐下，

（很粗暴的又是很親熱的推他坐入一張

有臂的椅子中，近那暖爐跟前。）這兒是你

的坐位，靠近着暖爐，隨便什麼時候你要坐

在這兒，你就來坐在這兒。（他自己在沙發發

的一頭坐下，背靠着沙發，對着克蕊玟贊嘆

（你瞧你這個人，台，克蕊玟！（註台係台尼

爾之短音，譯者）

克蕊玟 你瞧你這個人，却原來就是白，克脫

伯脫森！這真是更其奇怪的一件事了，我一

向還以為你的姓是茨蕊菲爾突呢。

克脫 啊，那是我女兒的姓。她是一個寡婦，你

知道。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非常的好看呀，台，

你却不及分見老。

克蕊玟 （忽然間變得異常悲暗起來）我的

臉是很好看的，我的身子也覺得很好。但是

我的死期已是很近的了。

克脫 （很驚）唉，不要說這話，我的親愛的朋

友。我希望不會那樣的。

白 （聲帶痛楚）爹爹！（克脫伯脫森對她很

奇怪的看）

克蕊玟 啊，我的愛的。我知道我錯了，我真

不該說那話。這是很慘淡的一件事。但是我

看還是讓克脫伯脫森知道的好。我們倆先

前是心腹之交，我希望我們仍舊是跟前前

一樣的。（克脫伯脫森走到克蕊玟跟前，一

句話不說的捏住他的手，於是又回到沙發

那兒坐下，取出他的手帕，臉上現出很感動

的樣子。）

雀 (有些不耐煩) 克脫伯脫森，我來告訴你

這件事，克蕊攻是一個深信神術——所謂

醫道科——的人。那些醫學校都把他哄得

名氣大極了，說他患一種最新被發明的肝

病。醫生們都說他再活不到一年工夫了，他

於是決計不想再活到下次的『耶穌復活

節』了，只不過是要討討他們醫生們的好！

克蕊攻 (裝出軍人那種慨然的樣子) 雀脫

蕊斯，你把這事說得好像是一點兒也不要

緊似的，這確是你的好意，想使我振作起我

的精神來。但是我早已預備着等我的死期

呢。我是個軍人。(白利耶哭出一聲來) 不用

哭，白利耶。

克脫 (聲音變沙) 我盼望你這病不要發作

起來才好台。

克蕊攻 白，請你原諒我罷，讓我們講講別

事。(他站了起來仍舊走到暖爐跟前站着，

背朝着火。)

雀 克脫伯脫森，你試勸勸他，叫他入我們的

會。他覺得毫無精神的樣子。

白 沒有用的。薛爾肥亞和我常常勸他入會；

但是他總不要。

克蕊攻 我的孩子，我有我自己的會的。

雀 (很看不起的样子) 不錯，『那低級海陸

「軍官聯合會」這種會可以稱得起是個會嗎？！他們不敢讓一個婦人走過他們的門檻！

克蕊玢（有點兒不安）會是要合人們的旨

趣的。你喜歡那種雄雞跟雌雞聯合會，我才不喜歡呢，雀脫蕊斯。白利耶跟她的妹妹——

——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女孩子——差不多整天的在那樣一個地方，這真太壞了。況且你聽聽這會的取名——叫做什麼「易卜生會」！我真要笑死「易卜生會」。克脫伯脫森，你來幫助幫助我。我知道你一定是跟我同意的。

雀 克脫伯脫森是我們會裏的一個會員。

克蕊玢（驚訝）不能夠！他今天晚上儘跟我

講什麼青年們的高尙見解怎樣要把一切事都弄糟了的話來着。

雀 那是當然的。他在那會裏學習着呢。他是牢在那兒的。

克脫（很火冒的樣子）我却不是牢在那兒的呀！不要張大其辭，雀脫蕊斯。你深知道：雖然我因為格蕊斯而入了那會，以為她的父親在那兒可以防人家的口舌而稱許她的樣子——其實我並不贊成那個會。

克蕊玢（沒有一點機智，叨叨的講）克脫伯

脫森剛才所說的不符的話。啊，這真是料想不到的：真正是料想不到的。我永不會想到能够從你那兒聽來這些話，白你不是說過的嗎？——你說你很不不過那些現代一切的事情，說是因爲你已經瞧够了那些什麼有『男人氣的男人』跟『有婦人氣的婦人』所做出來的悲劇啦，——說是他們犧牲起來很是情情願願的，受苦痛也不怕的。你是不是在『易卜生會』裏看見這些男人氣性跟婦人氣性的？

雀 那是一定不會的，我們會裏的規例是不容有這些習性的。要入會做會員的人須得

有一個男人，跟一個婦人保舉。若是那志願入會要做會員的人是一個男人，那末那兩個保舉的人須保證他不是一個『有男人氣的男人』；若是那志願入會要做會員的人是一個婦人，那末那兩個保舉的人須保證她不是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

克蕊汶 （呵呵譏笑，灣身下去，把烘熱的磚子往他的冷腿上拍拍）不行，雀脫蕊斯。你用這話那能說服我？

克脫 （大聲的說）他這話是確的。令人聽了很是吃驚的，可是確是確的。

克蕊汶 （想到白利耶是一個會員不免大



怒起來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有人竟  
膽敢保證我的白利耶不是一個『有婦人  
氣的婦人』嗎？」

雀（大不高興）這話真是離奇極了；但是——

個人是要把他自己所說的糊話拿來問問  
他自己，是不是從心裏說出來的。

白（暴跳如雷）若是他不覺得有什麼更過  
意不去的事，他倒可以安安逸逸的睡他的  
覺。我却要知道知道：我那兒現出比別人更  
有婦人氣？他們在我的背後總是說那些話  
來嘲笑我的，——我從薛爾肥亞那兒聽來  
的。不過是幾天之內，有一個執事員曾經說

我是被你（向雀脫蕊斯）私行拉進會裏去  
的，又怎麼能被選呢。我倒要她來我的面前  
說說這句話：別的沒有什麼。

克蕊坎 但是，我的寶貝兒，我很希望她所說  
的話是不會錯的。她還是十分的稱道你呢。  
嘿，那個地方一定是個萬惡的陷阱。

克脫（着力的說）克蕊坎，誰說不是呀，你這  
話一點兒也不錯。

雀 真是一點兒也不錯。就因此，我們的會才  
算得是與衆不同的；只有那些人，他們的名  
譽不受人家的嫌疑的，才敢入我們這個會。  
倘若我們的會一下子就得了好名聲，那我

們的會豈不是變成了給倫敦地方的不正  
人品粉刷粉刷的一月粉飾店了嗎？你還是  
入我們的會的好，克蕊汶。讓我來替你吹噓  
吹噓。

克蕊汶 什麼！進那會，我的女兒被什麼無聊  
東西保證爲一個『沒有婦人氣的婦人』我  
若是不是一個沒有瘋狂病的人，我常用脚  
跌那個人。

雀 請你不要說這話。那是我保證白利耶的。  
克蕊汶（怒責）你！我老實告訴你，這真使我  
惱極了，雀脫蕊斯。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來？

雀 她叫我的。嘿，我還保證克脫伯脫森是一  
個『沒有男人氣的男人』呢；而她竟是倫敦  
地方一個『有男人氣』的領袖代表。

克蕊汶 那對於克脫伯脫森是毫無損害  
但是我的白利耶的品格給你弄壞了。

白（大怒）爹爹！

雀 可不是在『易卜生會』裏呀，你這話適得  
其反。總而言之，我們能够幹些什麼？你可知  
道：差不多男女合併的會總是半途中止的，  
這裏頭的原因是什麼？就是爭端——造謠  
——你找婦人得了——總是婦人在那兒  
頭一個鬧事的。可是我們在這會成立的時

就早知道這個了；我們又曾經看出來：凡是

來跟我們一塊兒吃。

頭一個鬧事的婦人，她總是個『有婦人氣

雀 什麼時候？

的婦人』那些『沒有婦人氣的婦人』她們

克脫 過十二點，隨便那時。（向克蕊玢）地方

自己謀自己的生活，很知道當心她們自己

是在靠克街，九十號，在那伯林頓拱廊的那

的，永不會生事的。所以我們簡單的說一句，

一頭。

就是：我們會裏不要有一個『有婦人氣的

克蕊玢（記下來）九十號，你說的。在十二點

婦人』可是，如果有一個婦人，她僥倖的進

鐘之後，（他忽然又愁歎起來）說起這個，你

了我們的會，那末她就得留神不要做出那

可不要爲我另叫別的菜呀。醫生不許我喝

婦人樣子的行爲來。我們一向沒有什麼又

酒——我只可以喝喝阿波立納利斯肉，我

兒。（他站了起來）來，你明天同我到那兒去

也不能吃——只可以吃一兩片魚——魚，

用膳去，去看看那地方。

我也不常常吃。我不能夠活長久了，並且這

克脫（也站起）不，我已經約好他了。你可以

短時期的生命也不讓我快快活活的過的。

(歎氣) 唉，唉！(振起他的精神來) 嘿，白利耶：這時我們該走了。(白利耶站起)

克脫 可是格蕊斯跑到那兒去了呀？我須得把她找來，(他轉身向門走)

白 (停止他) 啊，請你不要去攪擾她了，克脫  
伯脫森先生。她很是疲倦的了。

克脫 我只叫她一會兒工夫跟你們回一聲。  
(白利耶跟雀脫蕊斯相對瞧了一瞧，不知所措。克脫伯脫森對他們倆很快的一瞧，知道事情有點兒不對)

雀 我瞧還是把真情告訴出來吧。

克脫 什麼真情？

雀 這事的真情是這樣的，克脫伯脫森。茨蕊菲爾突夫人，你知道，她是一個最機敏不過的人，她心中以爲我，大概是以爲我要單單跟克蕊坡小姐說說話。所以她說她覺得很疲倦，要到床上去睡去。

克蕊坡 (見忤) 哈哈！

克脫 哈哈，果真嗎？那也沒有什麼，不過她平時從來沒有這樣就去睡過。你等一等，我且把她叫來。(他心裏一點兒也不疑惑的走了出去，這一走可把雀脫蕊斯弄呆了)

白 這事給弄糟了。(她急急的跑到圓桌子那兒，抓起了她的氈衣跟帽子) 我要走啦。

(她向門那兒走去)

克蕊玢 (心中驚訝起來，嚷道) 你幹什麼去，

白利耶？你沒有跟茨蕊菲爾突夫人回一聲，

你怎麼就走啦？這是很沒有規矩的呀！

白 你若喜歡再待下去，你就再待下去。我

不能再待下去了，爹爹。我在穿堂裏頭等你

呀！(她急急忙忙的跑了出去)

克蕊玢 (跟着她) 可是叫我怎麼樣跟他們

說呀？(她已沒有了影子了。他不追了，回向

雀脫蕊斯，怨他說道) 雀脫蕊斯，這真是不

成樣子了；這還成個什麼樣子？你真是再要

失體統也沒有的了，竟把那事——你跟白

利耶的那莊事——當着我們好多人臉

說出來。

雀 我明天再對你詳說吧。這時我們還是學

白利耶的樣兒，走我們的吧。(他開步向門

走去)

克蕊玢 (止阻他) 停住！你不要把我一個人

扔在這兒呀，待一會兒我怎麼跟他們說呀？

——我難道裝傻不成？雀脫蕊斯，你若走

了，我豈不是要受累了嗎？

雀 (不大願意) 好，那末我就不去。(他把身

子往上一聳，坐在大鋼琴的肩板上，把兩只

脚踏來跌去，心裏很不願意的盤算着克蕊

| 坟。

| 克蕊坟 (踱上踱下) 我對於白利耶的行爲真是心裏頭覺得不安極了，真是不安極了。她碰着一點兒小事情就不能忍耐起來，這可憐的孩子。你知道，她這樣一走對於他們這些有規矩的人們實在是太不顧情面了；我須得替她道歉。我知道，克脫伯脫森是早已不大高興的了。

| 雀 嘿，你不用顧她，茨蕊菲爾突夫人是統管這屋子的人。

| 克蕊坟 (很伶俐的樣子) 啊，這話當真嗎？他真是那種人連自己的女兒也不能管一管

的。(他仍回到暖爐跟前站着，背朝着火) 說起這個，他剛才說的一大套話是什麼意思？他說他一生已瞧够了那——他怎麼說來着？——已瞧够了那『有男人氣的男人，跟有婦人氣的婦人，所做出來的悲劇啦——他們犧牲起來很是情情願願的受痛苦也』不怕的，『還有許多像這類的話，我一時記不起來了。我想他心裏一定和人家有點兒過不去。

| 雀 有點兒過不去！你別糊說了！他是一個戲劇評論家呀！你沒有聽見我說他是倫敦地方一個『有男人氣』的領袖代表嗎？

克蕊汶 你沒有說過誰又能想到這一層呀！

能够到戲院裏去，不花費些什麼，那真是多麼快活呀！我一定向他常常討幾張入場券。嘿，這話說出來引人可笑！我真該死了，我怎麼會不知道他看那戲台上做的戲當做真情實事一樣的。

雀 他自然是把那戲台上做的戲當做真情實事一樣的；——這就是爲什麼他是一個善於批評戲劇的人。况且還有一層，倘若你把那台下的人們所演的事看做是真情實事，那你爲什麼不把台上的人們所演的戲看做像真情實事一樣呢？這兩者中間是沒

有分別的呀——只不過戲台上的人是要受些禮節的拘束的，演出來好看些吧了。（他從鋼琴的肩板上跳了下來，走到窗戶跟前。克脫伯脫森回進屋子來了。）

克脫（向克蕊汶說，樣子很忸怩）格蕊斯却已睡了。我須得求你跟你的女——（他回頭向白利耶的坐位看去，看見白利耶不在就不說下去了）

克蕊汶（窘甚）我須得替白利耶求你原諒，白她——

雀（插上去說）她說她覺得一定的，如果我不就走，你必要硬叫茨蕊菲爾突夫人起來，

來跟我們回一聲，才算有禮；所以她就先走了。

克脫 她真能體恤人。我真覺得慚愧——

克蕊玢 不在意，不在意。她在下面等着我

呢。（離屋）祝你晚安。祝你晚安，雀脫蕊斯。

雀 祝你晚安。

克脫 （看着克蕊玢走出）祝你晚安。你替我

向克蕊玢小姐道謝，祝她晚安！明天過十二

點隨便什麼時候，別忘了呀。（他們倆都走

出；雀脫蕊斯長嘆一聲，走到暖爐跟前，疲倦

得了不得）

克蕊玢 （在外邊）好了，我記住得了。

克脫 （在外邊）你可留神那樓梯呀，那樓梯

很不好走。祝你晚安，（外邊的門碰的一聲

關上了，克脫伯脫森回轉來。他却不走進屋

子，只站在門口那兒，一只手插在他的背心

的胸部裏頭，對雀脫蕊斯瞪着眼睛）

雀 這是做什麼？

克脫 （很厲害的樣子）雀脫蕊斯，你們在幹

的什麼事？我必定要知道才肯罷休。格蕊

斯又沒有去睡覺，——我剛才看見她了，還

跟她說了些話呢。什麼事，到底是？

雀 克脫伯脫森，你問你自己的評戲的經驗

得啦。你是一個人呀，那還看不出來嗎？



克脫 (走了過來,跟他面對面) 雀脫蕊斯,你可不要拿我當個傻子一樣的弄着玩,我可不是容易被人家弄着玩的。我來問你,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我不跟你鬧着玩!

雀 我不跟你鬧着玩,我來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就是出事的人。白利耶要嫁給我,而我要娶格蕊斯。我今天晚上到格蕊斯這兒來

同她講情話。白利耶進得場來了。於是鈴聲響起來,換幕!格蕊斯退出了場去。你同克蕊斯入場。設計遮過,彼此寒暄。於是克蕊斯同白利耶也退出場。這時只剩我們倆在這兒了。我全都告訴了你了。你且好好兒的睡一覺去。明天再見。(他走了出去)

克脫 (眼睛釘着他後頭看) 好呀,我將要——

## 第二幕

第二天正午時候，在易卜生會裏的藏書室內。這藏書室是一間長式的屋子，兩邊正中各一門，是玻璃的；一扇是開向會食間的走廊那兒去的，一扇是開向那大樓梯那兒去的。屋子盡後頭的中間有一個壁爐，壁爐上面的架子非常好看。架子上面有個易卜生的半身塑像，還刻着他所編的戲劇之題目，刻得非常的好看。壁爐的兩旁都有圓形式的休息處，四週都擱滿着安息椅，上頭是窗戶，窗檻跟安息椅的中間都是一排一排的書。壁爐的前面有

一只長的睡床，緊靠着睡床有一只綠色的棹子，棹子上面放着許多雜誌。易卜生的眼睛往下瞧着這屋子，會食間的門就在他的左邊，再過去些兒，近正中，有一個可以旋轉的書架，緊靠着書架有一張安樂椅。易卜生塑像的右邊，在那門跟休息處的當間，有一個圖書館裏用的輕巧小梯子。各處都掛着『寂靜毋喧』的硬紙牌，一進這屋子就可以看得見。

克脫伯脫森坐在安樂椅中，近那旋轉的書架，讀着那『明報』拍蕊木耶（醫學博士）坐在休息處的安息椅中，在易卜生的右

旁，讀着那英國醫學雜誌，照他的職業看起來，他這人不能算得年紀大——只不過四十歲。他的頭頂的前部都已禿了，他的那兩道弓形的眉毛，差不多連成在一起了，現出一付壞樣子來。他穿的是外套，有那時髦醫生的『床邊態度』（註：即指有一類醫生好講虛套的，在病人床前那種假裝性子很和善跟詳細診察的態度譯者）他一舉一動非常的拘束循禮。一點兒快活和爽氣的樣子都沒有，可是也不覺得不快活，也不是存心不忠誠，而智識一方面他却有很高度的自足心。

不快意的戲劇 好迷者

薛爾肥亞克蕊玟坐在壁爐跟前的那個睡榻正中間，在念一本易卜生的集著，只有她的頭的背後可以在屋子的中央看得見。她是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短小伶俐，穿着一套現成做好的齊整衣服，不十分長，還穿着一件紐馬克脫式的短衣，露出着一個男人用的硬領子，上面結着一根輕巧的絲領帶，還有錶鏈蕩出在外邊，就好像男人的背心差不多。襯衣的胸部也是露着的。她這樣的打扮却並不減掉一分的美麗。一個僕童的聲音，一點沒有兩種音調的喚着拍蕊木耶先生，漸漸從外邊

近到右旁的門那兒。

僕童 (在外邊) 拍蕊木耶先生, 拍蕊木耶先生, 拍蕊木耶先生, (他走進了屋子, 手中拿着一只盤子, 上面放着一張名片) 拍蕊木

拍 (聲音很尖, 在椅子上坐起) 這兒來呀。

(那僕童把盤子遞過來, 拍蕊木耶取起名片, 看了一眼) 好了, 我就到下邊來了。(那僕童走出, 拍蕊木耶站了起來, 離開休息處, 把他看的書扔在棹子上) 祝你早安。克脫伯脫森先生 (站住, 把他的硬袖口拉拉出來, 把他的衣服弄弄直) 茨蕊菲爾突夫人很

好吧?——我盼望她很好。

薛 (轉過頭來, 很怒的樣子) 噓——噓——

噓! (拍蕊木耶回過頭去, 心裏很驚奇。克脫伯脫森施力站了起來, 從書架的這邊望過去看看誰是做那聲音的人)

拍 (向薛爾肥亞, 不敢發怒) 我求你原諒我,

克蕊玟小姐。我並不是存心要攪擾你的。

薛 (臉紅起來, 自己申說道) 你可以愛講多少話就講多少話, 不過你自己須打量一番, 先問問旁人們愛聽不愛聽。我所恨的是你那種心思, 以為我在這兒是不算一回事的, 因為我只不過是一個女會員。別的沒有什

麼。請你講你的話去。你一點兒也沒有攪擾我。（她回過頭去朝着火，仍很用功的念她的易卜生集著。）

克脫（現出特意的自尊）一個有禮的男子對於我們倆交談幾句話是不會像你這樣的態度的，姑娘。（她不理他，他很怒的接下去說道）其實，我正要和拍蕊木耶先生說：如果他願意把他的客人請到這兒來，我却該說一個『不』字。豈有此理！（他把他手中的報往椅子上一扔）

拍 啊，多謝；這不過是瞎糊塗。

克脫 有什麼新的醫道上的發明沒有，先生？

不快樂的戲劇 好遠者

拍 啊，你既然來問我，我却正好可以告訴你：最近有一件新發明，這個新發明恐怕還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呢。我發明了一件東西，這樣東西我一向把牠疏忽過去，却沒有看出來，就是——一種細小的管子，在那小豬的肝裏的。克蕊坡小姐當然不會怪我提她的父親的病事的，她的父親的病不準因為這個發明而得到救星呢。我們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找出這管子在那肝裏是有些兒什麼用處。

克脫（表示敬意，覺得他是在談『醫學』呢。）實在不錯。那末你將用什麼法子呢？

拍 唔，這是很容易的，只要割掉那個管子，看看那小豬受什麼影響。（薛爾肥亞站了起來，很吃驚的樣子）我須特製一把刀去割取那管子。在樓下等候着我的那個人已經給我帶了好幾把來了，叫我看看，如果是合式的，就要配好送往試驗室去了。我恐怕他帶這些刀具到這兒樓上來是有點兒靠不住的吧！

薛 倘若你敢做這樣的一件事，拍蕊木耶先生，我一定在聚會的時候申訴給大衆聽聽。會員當中大多數是反對解剖動物的。你自己應當覺着有羞恥心才對。（她從近樓梯

那個門，兩手甩來甩去的跑了出去。）

拍 （忍耐着，可是心中悔視薛爾肥亞）這種事，我們研究科學的人現在是不管的了，克脫伯脫森反對解剖動物這種行為簡直得是沒有智識，迷信，感情作用。一只小豬的性命竟被看得比全人類的性命和衛生還要緊些呢！

克脫 （很熱烈的）這並不是沒有智識，這也不是迷信，拍蕊木耶：這是深中了『易卜生主義』的毒了；我這句話是一點兒不會錯的。我今天一早晨沒有舒舒服服坐在火跟前過，那孩子牢待在壁爐跟前待了有一早

晨，沒有動過。我不能跑過去就坐在她的旁邊，她不準心裏頭要以爲我坐在她的旁邊

一個婦人。她却沒有染着『易卜生主義』的毒！

來要幹點兒什麼事呢。這却是有婦人在會

拍 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却是一樣的，克脫

裏的一件引人樂的事：她們婦人們進得這

伯脫森先生。嘿，說起這個，我來問你；你的心

兒來，都要到火跟前去坐着，很恭敬的向着

裏以爲克蕊坡小姐是跟雀脫蕊斯有了關

那半身塑像。我有時心裏恨起來，就想把那

係了嗎？

火叉取過來往那鼻子上抹一抹——哼哼！

克脫 什麼，那人不是他。他牢追隨着她的左

拍 我說我喜歡那大的克蕊坡小姐，這小的

右，但是他配不上她那人，她那樣的女人是

沒有那大的好。

喜歡那種強壯的，有男人氣的，聲音爽朗的，

克脫（眼睛往上瞧着）啊！利耶，她我相信

胸部寬揚的男子的。

你這話一點兒都不錯，她真是妙極了——

拍（情急）哦哦！她是喜歡那種好運動的人

她的的確確是個婦人，沒有絲毫地方不是

物的，你以爲是不是？

克脫 不是，不是。她喜歡的是那種科學家的  
人物，恐怕是像你這樣的人。你可知道我這  
話的意思嗎？——就是一個「人」。

拍 那自然我知道的，但是雀脫蕊斯是個人  
呀！

克脫 不——是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呢。（  
那僕童拿着他的盤子又來了）

僕童 （仍像先前那樣，聲音不換調的喚着）

克脫伯脫森先生，克脫伯脫森先生，克脫伯  
脫森先生——

克脫 這兒來。（他從那盤子裏拿出一張名  
片來）請那位先生到這兒來。（僕童走了出

去）克蕊坡來了。他是來同我和雀脫蕊斯  
一塊兒用膳的。等你跟那器具店裏的人完  
了事，你若是沒有什麼別的要緊事，你可以  
來同我們一塊兒吃。倘若白利耶來時，我也  
當請她入坐。

拍 （大高其興）那我就快活極了。多謝你  
呀。（他正走到樓梯的門那兒要出去，這時

克蕊坡走進來了。）祝你早安，克蕊坡大佐。

克蕊坡 （在門那兒）祝你早安：能得看見你，  
我很快活。我是在找克脫伯脫森呢。

拍 （微笑）他就在那兒呢。（他走出去了）  
克脫 （滿臉笑容）我很快樂看見你。你就請



進吸烟室去，或者你就坐在這兒談談，我們等着雀脫蕊斯。請隨你自己的便。若是你喜歡人多的地方的，那吸烟室總是坐滿着婦人的。我們在這兒可以各人隨各人的便，等到了大約三點鐘的時候再吸。

克蕊坡 我不喜歡看見婦人們吸烟。我還是舒舒服服的坐在這兒吧。（他在樓梯邊的一只安樂椅中坐下）

克脫（在克蕊坡左旁的一只椅中坐下）我也不喜歡看見婦人們吸烟。這會裏簡直得沒有一間屋子，我可以在那裏安安靜靜的享一筒烟的福的；總有一兩個婦人進來掏

出她們的捲烟吸起來的。這真是婦人們的一個最難看的習慣——婦人們吸烟真是不雅觀極了。

克蕊坡（長嘆）啊，白，時代變遷，自從我們倆都種情慕利。愛敦鄧的時候已經是不同的了。我吃了敗仗，很乖的，老朋友，是不是？

克脫（十二分稱是）是的，一點兒不錯。我累想着此事常使我好兒的，不再那樣行爲了。這是實在的，我不說誑。

克蕊坡 是呀，白，你那時牢夢想要得一個家庭——要得一個英國式的妻和一個快活的，十分愉悅的爐邊。後來慕利稱你的心嗎？

克脫 (做出和慕利沒有什麼惡感的樣子)

好，很不壞。她不然還沒有那樣好呢。你知道：我是不能和她的親戚相處的，他們都是下賤的流氓，我受不了那個；而她牢跟我的母親過不去。她又不願意待在城市中而我自然是不能够住在鄉間的，因為城中有我的事，但是我們倆在未會分離之前却像大人都人似的並沒有鬧出什麼大亂子來。

克蕊坡 (驚甚) 分離了！(他又不能遏制的現出樂像來) 啊！這！這就是爐邊和家庭的結局嗎？

克脫 (有點兒火) 這却不是我的錯處呀，台。

(感情發動) 總有一天大家都會知道我是怎樣的愛她來着。但是她是不會懂得一個正真的男子的愛情的。你可知道她常常說她還不如是嫁給了你的好呢。

克蕊坡 (聽見這話臉上現出莊嚴的樣子)

啊！啾！啾！我看仍是她嫁給了你的好。我想你會聽見我結婚的事吧？

克脫 不錯，我們會聽見的，我們都會聽見的。

克蕊坡 啊！我！我！不如說了出來吧——這事人人都知道了。我跟我的妻結婚是完全看在錢的面上的。

克脫 (高興的樣子) 爲什麼不看在錢的面

上台，爲什麼不看在錢的面上？你知道我們若是沒有了錢，那我們就不能夠過活了。

克蕊坡（心裏深深的被感動）我先前一向是很喜歡她的，白她死的以前我有個家庭。現在什麼事都不同了。白利耶是牢在這兒的。薛爾肥亞的性情却是不同於白利耶的，可是她也是牢在這兒的。

克脫（也感此情）我知道。格蕊斯也是跟她們倆一樣的，她也是牢在這兒的。

克蕊坡 而她們倆這時要我也牢待在這兒。她們倆天天攪我，叫我入這個會——恐怕是要使我不再嘸哩咕嚕的緣故吧，我所要

同你商量的就是這個。你以爲我應該入這會嗎？

克脫 那只要你不覺得有什麼不贊成的地方就可以入會——

克蕊坡（發怒截住他說道）這會的成立我就根本的不贊成。不過我不贊成又有什麼用？我不贊成這會，而這會竟是已經成立了。我倒可以得些這會裏的好處哩。

克脫（安慰他）自然，我們沒法也只好這樣說啦。其實呢，這會裏却沒有像你所想的不便處。當你在你的家裏的時候，你就覺得那屋子於你更爲舒暢些，而若是你要回你的

家人們在一塊兒的，那你可以在這會裏頭跟她們一塊兒來用膳（『她們』係指，白利耶與薛爾肥亞；『家人們』同譯者）

克蕊玢（不甚被這話引起注意）這話倒是很對的。

克脫 況且，你若是不回同她們一塊兒用膳，你也是不必的。

克蕊玢（被說得信服了）的確，很對。可是這會裏便當嗎？——不很便當吧？

克脫 哦，這會裏却不十分便當。人家對於這會的聲調也並不甚高，因為那些婦人們都是吸烟的，她們都是自己賺錢過活的，還有

其餘那樣的事；可是這會仍然是沒有什麼十分不好的地方，而便當確是便當得很。（雀脫蕊斯進來了，四週瞧了一瞧好像是在找他們呢。）

克蕊玢（站起來）你知道嗎？我心裏十分想入這會，要看看這會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雀（走到他們跟前）啊，你快入會，快快的。我希望我沒有攪擾了你們倆的談話吧？我來得太早了。

克蕊玢 沒有，沒有。很歡迎你，我的親愛的孩子。（他攙他的手）

雀 不錯。我是故意來得早些兒的，因為我有

點兒很要緊的事要跟克脫伯脫森說說。

婚。

克蕊玆 是私人的事嗎？

雀 啊，那却不是我所要的，可是格蕊斯所要

雀 却不能够算是私人的事。（向克脫伯脫

的呀，請你斟酌一下子呀。

森）只不過是我們昨天晚上講的那件事。

克蕊玆 （有點兒吃驚）請恕我，雀脫蕊斯：這

克脫 啊，雀脫蕊斯，我想那是一件私人的事

是私人的事。我讓你們倆在這兒談吧。（又

——或者是應該守祕密的。

轉向桌子那兒要走）

克蕊玆 （很小心地退向桌子那兒）我去略

雀 你且等一會兒，克蕊玆。這事你也冇關係

微看看那『時報』去——

在裏頭的。白利耶也要同我結婚。

雀 （止阻他）嘿，這不是祕密的事：會裏人人

克蕊玆 （極其恨惡的口聲）是真的嗎！啊喲

都料想得到的。（向克脫伯脫森）格蕊斯沒

喲！

有告訴你說她要同我結婚嗎？

雀 這是實在的事情，我老實告訴你。你覺得

克脫 （發怒）她曾經告訴我說你要同她結

這事好奇怪吧？就是昨天晚上我們在那兒，

而茨蕊菲爾突夫人却不是沒有跟我們在

一塊兒嗎？

克蕊坡 啊，不錯。這事真使我覺得奇怪。但是

你昨天晚上已經說明過了。而真的，雀脫蕊  
斯，我不能不說，你那樣說法，在白利耶面前，  
實在是大大的喪失了體統。

雀 那有什麼要緊。我昨天晚上說的乃是一個  
個巧妙的誑。

克蕊坡和克脫： 誑！

雀 你們那時不疑心吧？

克蕊坡 我一點兒也不疑心。你那時疑心嗎，

白？

克脫 當時我並不疑心。

克蕊坡 還有什麼？我不信你。我說這話却是  
很抱歉的，但是你沒有忘紀白利耶昨天晚  
上也在那兒呀。她聽見你說那話怎麼不說什  
麼呢？

雀 她不要說什麼。

克蕊坡 你這個話的意思是不是說我的女  
兒是欺騙了我嗎？

雀 因為要顧我的臉子，所以她就不得不欺  
騙你，克蕊坡。

克蕊坡 （語氣很嚴厲）喂，雀脫蕊斯：你說話  
怎麼一點兒分寸都沒有，在我們兩位老人

家的面前

克脫 你這話真不錯，台，你這話真不錯。我也得要問問你這句話呢。

雀 好呀，我倒有點兒頭痛起來了，對於你們的兩位女兒。但是，我想我是已經把握定了。

（克脫伯脫森恨恨的歎了一聲不聽下去了）

克蕊玢 這樣說來，我真爲你的品行嘆惜，雀脫蕊斯，沒有什麼別的可說了。（他含着怒

走開去了，忽然發起火來回向雀脫蕊斯說

道）你怎樣敢告訴我說我的女兒要同你結婚！你是什麼人，請問你，她怎樣能够高攀

得上你？

雀 對呀！她再也挑不出一個更壞的了。可是她說不聽又怎樣呢？我自己曾經像做她的

父親似的那種樣子跟她講過——我老實告訴你，我的親愛的克蕊玢，凡是你能夠說

的話，我都曾經跟她說過了。但是毫無用的，

她仍是要同我結婚。而如果她不願意聽從

我的話，那末她又怎樣會來聽從你的話呢？

克蕊玢 （大怒極了）克脫伯脫森，你會聽見

過像這樣的事嗎？

克脫 我可沒有聽見過像這樣的事，永遠也

沒有聽見過！

雀 唉，討厭得啦！不要做出那拘禮的一對老

爺子神氣來。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呀。

請你看看這些信（拿出一封信跟一張信

片來）這張（舉起那張信片）是從格蕊斯

那兒寄來的，——說起這個，克脫伯脫森，我

盼望你叫她不要用信片寫；那藍顏色使得

白利耶很容易從我的字紙箋裏檢出那碎

片兒來拼成在一起的。現在請聽。『我的親

愛的李歐拿突：我隨便怎樣也不值得像昨

天晚上那樣的情景被辱沒的。你還是仍舊

愛白利耶去。而把我忘記了吧。你的忠誠的

格蕊斯，茨蕊菲爾突。』

克脫（怒不可遏）該死！

雀（轉向克蕊坡，預備讀那封信）現在再來

念白利耶給我的信。（克蕊坡把臉轉到別

的地方去，不對着雀脫蕊斯看；預知不能受

得住的，所以把他的兩手按放在一只椅子

上，使得他的身子安穩）『我的最親愛的人

兒：我隨便怎樣是不會相信那個可惡的婦

人能够把你對於我的心給移轉到她的身

上去的。我這會兒把你剛認識我的時候寫

給我的信寄給你幾封，請你讀讀牠們。牠們

一定會使你追想起當你寫牠們的時候所

感的情景。你不能變得這樣的烈害竟和我



休戚不關啦。無論誰一時的把你的心弄得搖動了，你的心仍然是我的。——其餘的

我不必念出來了：反正你知道這類的事情

了——『永遠總是你所愛的白利耶。』（克

蕊坟一下子把身子坐在椅子中，拿兩只手

遮住臉）你不以為她是太過分了嗎？這樣

的事她寫給我一天三次。（向克脫伯脫森）

格蕊斯是很熱誠的，這斷命的（他舉起格

蕊斯的信）照常是一張藍顏色的信片！這

次我不再信任那碎紙箋了。（他走到火跟

前，把信扔進火裏）

克脫（雀脫蕊斯回來時，他的臂交叉着向

雀脫蕊斯）我請問你，雀脫蕊斯先生，這是不是個『新趣話』？

雀（他自己一心的儘管他自己的事却不

願別人聽了受什麼影響。）哼，廢話！你以為

像我這樣的處境還是一件有趣兒的事哪？

你的腦袋裏都裝滿了『新趣話』還有『新

婦女』嘍，『新這個』嘍，『新那個』嘍，都跟你

自己的舊腦筋攪在一起了，所以你都弄不

清楚了。

克脫（發憤）你眼睛沒有睜開來看看我這

老頭子，為國家在有榮譽的軍事上服務，頭

髮已經變得灰白了而你們却糊塗着弄得

國家的末日要快到啦。

雀 (吃了一驚，向克蕊坡看着，心裏覺着他的苦情，表出一種真正的同情心來) 我真是對不起你來，克蕊坡，請你不要放在心上。  
(克蕊坡搖搖他的頭) 我老實告訴你，我的話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我常常開口就說出來了。

克脫 只有一處，我可以原諒你。你對於你的行為不是完全負責任的。凡是先覺之士都是犯神筋衰弱的病的，你也同他們一樣，也是犯神筋衰弱的病了。

(驚住) 老天呀！你說的是什麼話？

克脫 我不願意解釋給你聽。你不見得會比我更爲不知道些兒。我現在要到樓下去定菜去了。我去定三客菜，第三客是預備給拍蕊木耶的，我已經約好了他了，可不是預備給你的。(他從會食間那兒的門走了出去)

雀 (拿他的手攔在克蕊坡的肩上) 來，克蕊坡，你有什麼話可以告訴告訴我嗎？你怎麼這半天竟不說話呀？

克蕊坡 雀脫蕊斯，一個女人是不會寫這種信給一個男子的，除非他把她引惑上了。

雀 (帶悲聲) 世事你還沒有懂透呢，大佐！  
『新婦女』却不是那樣的呀！

克蕊坡 我能够告訴你點兒老古式的話，

我的孩子；我的話就是叫你先和那些『舊

婦女』割離，然後再和那些『新婦女』接交。

這却是你自己對我說過的。你可以等候着

我的死期吧，我的死期就要到快了。（他的

頭又往下垂了。白利耶和拍蕊木耶從樓梯

那兒的門進來了。白利耶一眼瞧見了雀脫

蕊斯就停住她的脚步。她的臉紅漲起來，她

的胸膛突起。拍蕊木耶看見大佐現出不舒

服的樣子，他就急急的跑到大佐跟前，他的

『牀邊態度』（註見前——譯者）畢露了出

來。

雀 （看見白利耶）啊，天呀！（他是避到旋

轉的書架那兒去）

拍 很抱同情的，向克蕊坡；用手把住克蕊坡

手腕，起頭數他的脈息，恕我。

克蕊坡 （抬起頭來看）嚶（他縮回他的手，

一下子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不用，拍蕊木

耶，這次不是我的肝病，這次是私事。（白利

耶起頭追起雀脫蕊斯來了，大眾都驚駭異

常，料想白利耶跟雀脫蕊斯他們兩人心中

一定都有不能告訴別人的隱事。雀脫蕊斯

先開步要跑往樓梯那兒的門去，白利耶即

刻退到門那兒擋阻他的去路。雀脫蕊斯急

轉回旋轉的書架那兒，兜過去就向那邊的一個門跑去。兜過旋轉書架時把旋轉書架弄得旋轉個不住。白利耶跑過來追雀脫蕊斯。他剛要開門逃走時却巧克脫伯脫森從外邊進來，於是停住回頭看看，看見白利耶已經要快追着他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奔入易卜生塑像的左邊那個休息處去。

脫 祝你早安，克蕊坟小姐。（他們倆攙了攙手）你願意和我們一塊兒用膳嗎？拍蕊

木耶也要同我們一塊兒來吃呢。

多謝你。我很願意的。（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休息處那兒去，假裝出一點兒也

沒有事的樣子。雀脫蕊斯差不多被堵住在裏頭不能出來了，他於是穿過那屏架跑到那一面的休息處去。他穿過屏架時，把那火鉗給鏽的一聲碰了下來）

克蕊坟 （他正走到了旋轉書架那兒，於是

弄停了牠）你在那兒幹什麼鬼事哪雀脫

蕊斯？

雀 不在幹什麼呀，這屋子真要命，竟這樣的難走。

白 （恨恨）是呀。這屋子真要命，竟這樣的難走！（她剛要去守住那樓梯那兒的門。克脫

伯脫森過來伸開他的手臂來邀她。）

克脫 我來攙着你一同到樓下去，好嗎？

白 不，實在不便：你知道這會裏的規矩是不准有什麼溺愛婦女的舉動的。誰頂近門誰就先走。

克脫 唔，是啦，倘若你一定不要那樣，那也不必。來吧，諸位先生們，我們就照易卜生的式子去用餐去，——不要分什麼男女啦。（他轉身走了出去，後邊跟着拍蕊木耶，拍蕊木耶臨出去的時候吭起他的喉嚨放出他那種最有禮的，在診室中常發的一聲笑聲。克蕊末了一個走出去）

克蕊末 （在門那兒，口氣很嚴厲）來，白利耶。

白 （現出一種孝順的情意來）是啦，爹爹，我的親愛的，我就來了。你不要等我我過一會兒就來。（大佐猶疑不決）我過一會兒一定會來的，爹爹。

會來的，爹爹。

克蕊末 （仍是很嚴厲的口氣）不要太久呀，我愛的。（他走了出去）

雀 我走啦。（他往門那兒直衝過去）

白 （急追過去，捏住了他的手腕）你是不來嗎？

雀 不來。你不要捏住我的手，白利耶。（他試要脫身逃走，她捏緊着他）若是不讓我走，我就要嚷求救了。

(責他)李歐拿突! (他把她的手硬撒開)  
啊,你待我竟這樣的粗暴起來了,親愛的!你  
接到了我的信了嗎?

我已經把那信燒了。(她轉過身去,心裏  
非常難過。把兩只手捧着她的臉)——她  
的信,我也一同給燒掉了。

(很快的轉回身子來)她的信!她曾給你  
信嗎?

不錯——是因爲你的緣故,跟我絕離了!  
(她的眼睛現出快活的樣子)啊!

你是快活了呀。賤東西!現在你再也不能  
使我關心你了。(他回轉身就走,可是薛爾

肥亞剛從外邊回來,於是止住脚步。白利耶  
走開那兒,從桌子上取了一張報紙,站着假  
裝念)

薛 (爽快得很)嘿,雀脫蕊斯;你好呀? (她很  
親熟的樣子夾住他的臂,同他走到屋子那  
頭)你今天早晨看見格蕊斯,茨蕊菲爾突  
沒有。(白利耶甩下報紙,走近一步去聽)你  
總知道她在那兒可以找到的。

雀 我以後再也不能知道了,薛爾肥亞。她已  
經跟我不和了。

薛 你怎麼又叫起我「薛爾肥亞」啦?我還要  
告訴你幾次我在會裏是不叫做「薛爾肥

亞」的？

雀 我忘了。請你原諒我，克蕊玢，老朋友。（拍着她的肩）

薛 這却好些。有點兒太過分，但是這樣却好些兒。

白 不要引人笑話，難看極了。

薛 你可記住呀，白利耶，倘若你願意，我們在這兒都是會裏頭的會員，不是姊妹。我在這兒是不來跟你講什麼家庭裏的序倫的：你也不必（她走到睡榻那兒仍在她的原處坐下）。

雀 對呀，克蕊玢。姊姊的威權是用不着的！

白 你就是來奚落我，你也不應該鼓勵這

樣一個孩子，使她引人笑話。你還知道些什麼別的好事情嗎？

雀 （坐在桌子的邊上）你的菜要冷了，白利

耶。（白利耶正要回聲怒罵時，克脫伯脫森從會食間的門走出來了，她於是閉住口）

克脫 你怎麼啦，克蕊玢小姐？你的父親這時很是不舒服呢。我們都在等着你呢。

白 我剛被提起。多謝你。（她很怒的走出去經過他，薛爾肥亞回過頭來看）

克脫 （先對着白利耶看，然後看看雀脫玢）  
雀 犯神經衰弱的病犯得更烈害起來了！

(他隨着她走出)

(跳起來跪在睡榻上，隔着睡榻的背說

道)是什麼事，雀脫蕊斯？白利耶是在種情

於你是不是？

(略回首向她說道)不是，是妒忌格蕊斯。

你真不錯。你是一個可怕的種情魔鬼。

(很平靜的)你以為在會裏對我這樣年

紀的人，差不多可以做你的父親，是應該這

樣講話的嗎？

(知錯)啊，我知道你，我的小孩子。

那你知道我是從來沒有專專注意過

無論哪個婦人的。

| 辭 (很乖巧)你知道的李歐拿突，我是實實

在在相信你這話的。我看你是不會待婦人

們有什麼不一律的地方的。

| 雀 你這話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待婦人們都

是一律的好嗎？

| 辭 那豈不是更糟了嗎！但我的意思是說你

從來沒有注意過她們只不過是婦人們：你

對她們講起話來就如同對我或對隨便那

個別人講話一樣。這是你的成功的秘訣。你

怎麼會想不到她們那些婦人，你若是很尊

敬的看待她們她們却反要覺得十分討厭

的。



雀 啊，只要白利耶有你那樣的聰明就好了，

克蕊坎；（他從桌子上跳了下來，歎一口氣

走到小梯子那兒靠着深思）

薛 她是一個很固執的人，是不是，老友？但是

你不要怕把她的心弄碎。她的那些小小悲

劇已算是演完了。只是我們在家裏的時候

才來不快活的事呢。

雀 什麼事？

薛 我說的是我們聽見說可憐的爸爸得着

了拍蕊木耶的了。

雀 拍蕊木耶的病什麼，拍蕊木耶怎麼一回

事？

薛 啊，不是拍蕊木耶所害的一種病，乃是

所發現的一種病。

雀 是肝病那莊事嗎？

薛 不錯，是的：你知道，拍蕊木耶的名聲就是

從這肝病上得來的。爸爸近來常常的身子

覺得不舒服；但是我們總以為這是一半由

於他在那次印第亞的任務上得來的，而一

半是由於他吃喝太多的緣故得來的。他那

時喝起酒來總是拿大杯子來灌下去的，我

的爹爹真那樣。醫生們永沒有找出他什麼

地方有病，直等到拍蕊木耶發現出一種很

可怕的微生物來在他的肝裏，這才知道

他的病的所在。據拍蕊木耶所說，肝裏每一方寸有四千萬這些個微生物呢。拍蕊木耶首先發現了這種微生物，他這會兒聲明說，人人須得種一樣什麼去防禦那些微生物，正同人人須得種牛痘一樣。但是可憐的爸爸已經太遲了，種了也是沒有用的了。他們只有一個法子使他的命延長兩年工夫，就是只許他吃幾樣菜蔬，不許吃別的，這真可憐！他們並且斷了他的酒，又不准他吃肉。你的父親，照我看來，他的身子却是非常之好的。

是呀，你心裏以為他的身子還要好得多

呢。但是那些微生物可在他的肝內吃他的血呢，吃是吃得很慢的，可是反正在那兒吃呢，這是一定的道理。再過一年就了事。可憐的老爹爹呀！我實在不忍像這樣講他：待我好好兒的坐着。她從睡榻上跳下來，在書架近處取了一張椅子坐下。我盼望爸爸能够牢活着，叫拍蕊木耶不好使他的詭術。我相信他愛上了白利耶了。

雀（驕地裏跳了起來）愛上了白利耶了！好了，有了一線的希望啦！你這話是確的嗎？

薛 我想是很確的。你瞧他今天穿着一件美麗的新衣服，結着一條美麗的新領帶，在會

裏幌來幌去是爲的什麼——他爲什麼不去爲他的病人看病去你瞧他跟白利耶吃完這頓之後，他的事也就要完了。他吃的時候一定要要求爹爹的允許的，——我來跟你打賭他一定要要求爹爹的允許的，隨便你願意賭什麼。

雀 一雙手套，好不好！

薛 不要，賭烟捲吧。

雀 就算賭烟捲吧！但是她心裏怎樣？她給他點兒什麼希望嗎？

薛 啊，她牢是那個樣子的。而她那個樣子是足能使得別的婦人得不到他了。

不快意的戲劇 好迷者

雀 確是我懂了。你且聽我講講呀——我講起來是要同那哲學家講話一樣的。白利耶是跟人人都妒忌的——無論誰。若是她看見你送情給拍蕊木耶，她就要馬上把拍蕊木耶當做寶貝似的了。你可以來玩玩這把戲，克蕊玆，瞧我的面上——好不好？

薛 (站了起來) 你真是太不成樣子了，李歐拿突。要臉不要！但是因爲你我都是抱易卜生主義的人的緣故，我且把你這事記住在心上好了。不過我想若是你叫格蕊斯去做

雀 那事，那不準更爲有效力。是嗎？恐怕你是對的。

七十三

(在外邊，仍如前) 拍蕊木耶先生，拍蕊

僕童 這是拍蕊木耶先生特爲囑咐的，小姐。

木耶先生，拍蕊木耶先生——

這英國醫學雜誌一向總是送來了即交給

這孩子的嗓子須得好好兒練一練呢：不

他的。

然這會要丟臉的。(她走到易卜生塑像的

薛 什麼臉子！雀脫蕊斯：我們應該不應該照

左邊那個休息處內去。那僕童走進了屋子，

規矩不讓他那樣？

手裏攜着那英國醫學雜誌)

雀 自然是不應該的。規矩，據我所知，是最沒

(對着僕童嚷) 拍蕊木耶先生在會食間

有用的理由能够使人討厭你。

裏哩。

薛 啊啲啲！易卜生！

多謝先生。(他正要進會食間去的時

雀 (向僕童) 去你的，我的孩子。拍蕊木耶先

候，薛爾肥亞叫住他)

生伸着脖子在等着你呢。

嘿，你拿那書到什麼地方去？那書是屬於

僕童 (很持重的樣子) 是，先生。(他急急的

這屋子裏的。

走入會食間去了)

|雀 這孩子在這英國是待不下去的。他一點兒滑稽性都沒有。(格蕊斯走進來了。她的服裝很適宜，像行業人穿的，是合她自己的心意做就的，却一點兒沒有顧到什麼時髦不時髦，但於她個人的雅緻一方面並未粗心忽略。她壁直的走了進來，像個常忙的婦人。)

|薛 (向她跑去) 你可來了？茨蕊菲爾突，我的老朋友。我等候着你有一點鐘的工夫了。我的肚子現在餓極了。

|格 是嗎，親愛的。(向雀脫蕊斯) 你收到了我的信了嗎？

|雀 收到了。我願你不要寫在那斷命的藍色信片上。

|薛 (向格蕊斯) 我先去占一只桌子去，好不好？

|雀 (替格蕊斯答道) 去。老朋友。

|薛 不要待在這兒太久呀。(她走入會食間去)

|格 怎麼？

|雀 我於昨晚之後，心裏怕再見你了。那樣的情景真是再要可駭也沒有的了。你後來心裏願意再看見我嗎？

|格 願意的呀。

當那個時候你總恨我的吧？！哦！那真是可怕極了——簡直得是丟臉的事——鬧得烈害呀。這倒是我的一切計畫的一個很妙的結局，我的一切計畫是要使得你快活——是要使你成一個例外，我所遇見的婦人都咒咀着我，說我使得她們愁苦得很，而你却是例外的。

（坐下很樂）我一點兒都不愁苦。我却覺得很不快活，但是我是不會把心弄碎的。不：你的心是一個十分牢靠的心。每次你的心受刺激時，你總是不哭嚷的。就因此你才是那獨一無二的配嫁給我的。

格（搖着她的頭）現在不能了。以後永遠再也不能了。

雀 以後永遠再也不能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格 即是我所說的意思，李歐拿突。

雀 又來哄人了！我所愛的那些婦人們的心腸之易變却正和愛我的那些婦人們的深刻之不變性倒相等了。好啦！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格蕊斯；你是忘不掉昨晚那可怕的情景了。你且想想她那句話，說我在這最近的兩天工夫以內曾親過她的嘴！

格（急站起）這話不是確的嗎？

雀 那兒是確的！一點兒都不確，那是一句瞎話。

格 啊，我很快樂。只有這句話使我真難堪。

雀 她就是要使她難堪才說這句話來着。你真機伶極啦，竟留意到她這句話！我的心愛的。（他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按緊在他的胸前。）

格 你可別忘啦呀！我們倆的事已經是完了呀。

雀 啊，好呀！我的心就在你的手掌中呢。你弄碎了牠吧。把我的快活從這窗戶擲出去吧。

格 啊，李歐拿突，你的快活是真的全靠在我

的身上嗎？

雀 （很溫柔的）是完完全全靠在你的身上

的。（她的臉上現出樂容來。他一看見她那個樣子，他忽然身子一震，他往後退縮，放下她的手嚷道）啊，不，不爲什麼我來對你說謊話？（他又起他的臂，聲氣很堅定的往下說道）我的快活是不靠在誰的身上的，是靠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我沒有你也可以。

格 （施力振作）你就那樣好了。多謝你把真理告訴了我。現在我且把真理來告訴告訴你。

雀 （撒開他的兩臂很吃驚）不，請你不必來

告訴我。我既是一個哲學家，我的職務就是去把真理告訴給別人聽，而別人是不必來把真理告訴給我聽的。我不要聽那個，我的心要受不住那個的。

（很平靜的）我所要告訴你的真理只不過是：我是愛你的。

啊，這却不是深哲的真理呀。你喜歡告訴我幾次，你就告訴我幾次好了。（他用兩臂環抱住她）

是呀，李歐拿突；但是我是一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呀。（他小心謹慎起來，很驚異的對她瞧）我是我父親所稱的那『新婦女』

（他把她放開，瞪着眼對她瞧）我對於你的一切的意見很是同意的。

雀（含愠）可尊敬的婦人倒是很配說這樣的話的！你應該覺得你自己羞恥才是。

格 我對於你的意見並且是很抱熱情的，雖

然你自己却並不很抱熱情的；而我永遠也不嫁給一個男子，爲我所愛得太甚的。我若是嫁給了一個爲我所愛得太甚的男子，那豈不是給了他一個可怕的機會可以來利用我嗎？要是那樣，我就完全全的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了。『新婦女』就是像那個樣子的。她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呀，『哲學家』先



生？

雀 那『哲學家』和那『人』這兩者之間的爭

執是很可怕的呀，格蕊斯。但是那『哲學家』

說你是對的。

格 我知道我是對的。所以我們倆是必須分

離的。

雀 這倒不然。你是一定要嫁給另一個人的

呀，待你嫁給了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就來種

情於你。（薛爾肥亞回來了）

薛 （把住那門，開着）嘿，我說的，你們快來呀。

我的肚子餓極了！

雀 我的肚子也餓極了。你讓我同你一塊兒

用膳嗎？

薛 我早想着你要同我們一塊兒吃的。我已

經叫好三客的菜了。（格蕊斯走了出去，薛

爾肥亞隨後跟着，向雀脫蕊斯說道） 你能

够從我們的桌子那兒望得見拍蕊木耶。他

在假裝着念那英國醫學雜誌呢，可是他早

晚須決意冒險提那莊事的。他着急得臉都

發青了。（她走出）

雀 盼望他碰好運氣能够成功！（他隨她走

出）

### 第三幕

仍是那間藏書室。十分鐘之後，白利耶氣憤憤的帶着悲慘的樣子來自會食間，後面跟着克蕊玢。她走到藏書室的那一頭，很心燥的，把身子倒在一只椅中。

克蕊玢（很焦急）你是怎麼一回事呀？不是今天人人都發了瘋症了嗎？你這是什麼意思？忽然之間竟離坐氣憤憤的跑了出來？我也不知道拍蕊木耶是怎麼一回事，他念着他的雜誌，人家對他說話，他也不答應？（白利耶任着性子暴躁得很）來，來。（很溫柔）我的寶貝，你可以不可以告訴你的親

愛爹爹爲什麼——（很怒的）爲什麼你跟人人都說不上來呀！白利耶，你不要讓克脫，伯脫森看見你這樣神氣，快快振作你自己，他就要來了，他這時正在付賬呢。

白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啊，看他們坐在那兒一塊兒用膳，笑着，談着，拿我來開玩笑！我再候一分鐘就要叫嚷出來了——我該取一把刀子拿她殺了——我該——（克脫，伯脫森走進了藏書室了，手裏拿着那菜賬單。他把那賬單塞入軟肩袋內，一邊向他們走來。他一走進屋子就開口說起來。）

克脫 我恐怕你這頓吃得很不舒暢吧，台

你只檢幾塊魚吃，只喝些蘇打水，我真是難受得很。我真覺得奇怪你是怎樣過的日子呀！

白 他一向是吃那一點兒東西的，克脫伯脫森先生，我說的是實話。他是不願意人家把他當做客人似的。

克蕊玢 拍蕊木耶在什麼地方呢？

克脫 他在念他的雜誌呢。我問他就要來嗎，他却沒有聽見我的話。真可驚奇：科學竟把他迷得這個樣子。真是聰明人難得的聰明人！

克蕊玢 （有意找錯）啊，不錯，好的，好的，白，可

是在用膳的時候那個樣子是很沒有規矩的：照那個樣子弄下去，他總有一天要把他的店門給關上的。天知道，我但願能够快快的把他科學忘掉，因為他的科學把我的運命註定了的緣故。（他很悲愁的樣子坐了下來）

克脫 （很動情的）你不要想到那事啦，克蕊玢：恐怕他是弄錯了也說不定。（他長歎了一聲坐下）但是他確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每遇見一件事總要想過兩次才相信的。（他們都坐着不做一聲，充滿了那最憂鬱的思想。忽然間拍蕊木耶進來了，臉色灰

白神情極其惶亂，兩手緊捏着那英國醫學雜誌，他們都驚惶站起。他想要說話，但是咳嗽得很利害，喉間顫動做聲說不出話來，身子也抖起來了。克脫伯脫森急忙取了他的椅子放在拍蕊木耶的身後，拍蕊木耶就倒身在椅中，這時他們都圍着他的身旁，克蕊坟在他的右肩旁邊，克脫伯脫森在他的左肩旁邊，白利耶在克蕊坟的後頭。

克蕊坟 怎麼一回事，拍蕊木耶？

你是病了嗎？

克脫 我希望沒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吧？

拍 (很失望的樣子) 再要比這個消息不好

也沒有了！真是難堪的消息呀！奪命的消息！  
我的病症——

克蕊坟 (很快的) 你是不是說我的病症呀？

拍 (聲氣很利害) 我是說我的病症——拍

蕊木耶的病症——我所發現的那個病症

——即是我的一生的事業！你們瞧着（他

用手指那英國醫學雜誌現出一種很可怕

的受驚形容出來）倘若這是對的，那麼我

的都是弄錯的了！我所發現的那種病症是

並沒有的。（克脫伯脫森和白利耶兩人互

相瞧着，不敢十分相信這好消息）

克蕊坟 (力辯其非) 你竟然說這個消息是

不好的消息！喂，拍蕊木耶——

拍（很無禮的從中截斷他說道）你自然是只想着你自己的。我不責備你；病人們都是自私自利的。只有一個科學家才能够領會得我現在所感的苦痛呢（覺得這種不公平真是難以容忍於是忸怩着說下去道）

這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那可惡的不講理的法律之錯處。我是得不到充分的試驗的呀，——只有三只狗和一只猴子。你試想歐羅巴洲有那麼許多跟我同行的敵人，——他們都火燃着似的證明說我是錯的！在法蘭西是很自由的——文明的共和國家的法

蘭西呀！有一個法蘭西人試驗過二百個猴子來否證我的理論。另有一人犧牲三十六個金磅——三百只狗，每只值三個法郎！

——去推翻那猴子試驗。第三個人只經一度的試驗就證明出那兩個都是錯了，這個人他把一只駱駝的肝冷到零度之下六十度。到後來有一個意大利人出來了，就是這可惡的意大利人，他把我給弄糟了。他有政府的允許任他買畜牲，此外還得以利用那在意大利的最大的醫院（狠心的決定主意）但是我是甘心給隨便那個意大利人制服住的。我一定親自到意大利去。我一定要

把我的病症再行發現出來的，我可以說定是有這病症的。我覺得是一定有這病症的；而如果我能够把凡是有一個肝的畜牲一一的都試驗過，我一定會把這病症證明出來的。（他又起兩臂對着他們直喘氣）

**蕊坟**（他想起了他所受的損害來了）**拍蕊木耶**，你是不是要我知道：你只試驗了三條狗和一只死猴子，你就硬註定我的死期嗎！——你就硬註定我的死期嗎？

（對於克蕊坟的淺見，只顧一己之思想，十分的看不起）是呀。我所能得到的就不過是那些兒。

**克蕊坟** 嘿！**拍蕊木耶**，我可老實告訴你：我因為這事簡直得覺得心神都不寧。我却不願意跟你的交情上有什麼不和；可是我是真正的萬分的覺得心神不寧呀。嘿，我真倒了霉了，你可知道你所幹的事嗎？你把我的肉跟酒都斷絕已經一年工夫了——竟使得我成了社會上一個怪物了——使得我成了一個儘吃菜類，不喝一點兒酒的人了。

**拍**（站起）好呀，你這時却可以補吃了！（很苦的聲音，拿那雜誌給克蕊坟看）瞧這兒！你可以自己去念去。那駱駝，是拿酒精中浸着的牛肉來喂養的，他竟吃得身子加了重

量了。你就去吃你的吧，喝你的吧！你愛吃多少，你就吃多少；你愛喝多少，你就喝多少好啦。（他自己一個人沒有扶助仍是站立不住，他於是從克脫伯脫森的身旁一衝一衝的走到那旋轉的書架那兒，身子靠着書架，一只手支住腦袋站在那兒，背朝着他們）

克蕊玢（發怨言）啊，不錯呀，拍蕊木耶，你嘴裏講講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對那『人道會』和那『素食會』這兩個會都把我舉做副會長了——我對他們又當如何說法呀？

克脫（嘻笑）啊哈！你倒因此得着了好名聲啦，是不是？

克蕊玢（很熱情的）我這也是不得已的緣故才得着好名聲的呀，白！誰也不能來責備我的呀！

白（安慰他）得啦，不用提了，爹爹來，回會食間去，去吃一塊好好兒的牛肉排去。

克蕊玢（身子一震）哦！（很悲傷的）不，我不已經是不能像先前似的吃那牛肉排了。我的原來的性質因為牢只吃乳泡麪包的緣故已經被弄糟了。（向拍蕊木耶）這都由於解剖動物而來的。你去把那些馬試驗試驗，那當然。結果是你把我制住只叫我吃那豆類。

拍 (不高興多說話，並不動顫) 好呀，倘若你吃那些豆類吃得很好，那豈不是你自己得着益處嗎？

克蕊玟 (有意尋隙) 好是確是很好的，但是那可實在使我心神不寧得很。你一點兒都沒有覺得那是怎樣厲害的一件事呀——去使一個人相信，說他只可以再活一年了。你真是一點兒也沒有覺得，拍蕊木耶，我是禁不住要說這句話了。我已經把我的遺囑也寫好了，那却是一點兒也用不着的；我又跟許多與我不和睦的人們重新講了和——那些人們我於平常的時候是不能受他

們的氣的。我又叫我的女兒們多跟我待會兒在家裏，我若是能够活得日子長點兒，我就永遠也用不着那樣的叫我的女兒們待在家裏了。我用我的腦子也用得苦極了，我念書也念了不少，平時不是星期日也常常到教堂去。現在看來，這些事只是白費了光陰。我老實講一句：這真是太令人憎惡了；我倒真遠不如壯着膽子死去了的好呢，當我說我要死的那個時候。

拍 (如前) 恐怕你倒是那樣的好。倘若你覺得那樣有點兒心滿意足，那你的心必是虛弱極了。



克蕊坡 (大慍) 你可原諒我呀，拍蕊木耶，我

來告訴你：我現在再也不能相信你的話了。

你不能够算是個醫生！(拍蕊木耶的眼睛

冒出火來；他把身子挺直起來側耳靜聽)

當你說我有病的時候我就請你診治，給了

你不少的醫費呢，而我却說不上來你給了

我點兒什麼益處！

拍 (回轉身來，臉朝着克蕊坡，樣子很是有

尊嚴) 那可叫我難以回答了，克蕊坡大佐。

我把醫費還你就是了。

克蕊坡 啊，我說的却不是那錢的事呀。我是

不過心想你應該知道你自己的地位。(拍

蕊木耶一下子把身子轉過去。克蕊坡不由

得自主的走上前去，很懊悔的嚷着道) 啊，

我真不應該提起那錢的事 (他把他的手

伸出讓拍蕊木耶與他握手爲禮)

拍 (也不由自主的攙住他的手) 我是不在

意那個的。克蕊坡大佐，你說的話却是很對

的，我的診斷是錯了；我須得負責任。

克蕊坡 (握住他的手) 不，你不要說那話。這

却是很自然的事；我的這個肝呀足能使隨

便那個醫生的診斷都弄錯。(二人攙手很

久，拍蕊木耶因而覺得很難過，他於是退到

易卜生塑像的左邊那個休息處去，喉中放

出一半被壓下去的一聲泣聲，將身子倒在一只安息椅中，那本英國醫學雜誌放在他的身上，他的兩手捧着他的頭，他的兩肘支在膝上）

白 親愛的老爹爹！  
克蕊坡 啊，白利耶！你是快活了嗎？你的老爹爹却能够再多活幾年了！  
白 （差不多哭起來）啊，真快活，真快活極了！

克脫 （他和白利耶，兩人都在屋子的那頭正快活得很呢）啊，我們不要再說這事了。我恭賀你，克蕊坡，希望你牢能够活着。（克蕊坡伸出了他的手來，要和克脫伯脫森握手爲禮）不；台：先和你的女兒攬手去。（他輕輕的提起白利耶的手，把她的手提給克蕊坡，白利耶於是大動感情飛奔至克蕊坡跟前投入他的懷中）

（克脫伯脫森哭泣得可以聽得出聲音來了。克蕊坡大被感動。薛爾肥亞從會食間那兒的門走了進來，她一眼瞧見他們三個人就立刻在門那兒站住。拍蕊木耶在那休息處却沒有被她看見。）  
薛 嘿！  
克蕊坡 白利耶，你去把這消息告訴她去！若是我說出來，那就要引人笑話了。（他走到

那眼淚汪汪的克脫伯脫森跟前，用手安慰

他的樣子拍他的肩）

白 呆子，你可知道嗎？爹爹是一點兒病都沒有的。拍蕊木耶先生，弄錯了。哈，親愛的！（她抓住克蕊坡的左手，彎身下去，去親他那只左手，他的右手仍擱在克脫伯脫森的肩上一呢）

薛 （很輕侮的口氣）我早就知道他是弄錯了。爹爹的病自然是只不過因為吃得太多的緣故。我常說拍蕊木耶是個蠢驢來着。（覺察得拍蕊木耶在那休息處呢，不禁一怔。克脫伯脫森、克蕊坡和白利耶，三人都很

吃驚的回過頭去瞧。）

拍 （並無惡意）不要緊，克蕊坡小姐。現在全歐羅巴洲的人們都在那兒說我是一個蠢驢呢。不要緊，克蕊坡小姐。

薛 （有一點難爲情）我很抱歉，拍蕊木耶先生。你須得原諒我爲女兒的情意呀。

克蕊坡 （氣脹）你也並沒有關什麼心呀，薛爾肥亞。

薛 我是不打算對於這事發什麼感情作用的，爹爹，你必能信我的，不然，我們可以打一個賭。（走到克蕊坡跟前）况且，我是早知道這些事都是瞎糊塗的。（撫慰他）可憐呀，親

愛的老爹爹！爲什麼你不該同人家一樣，却不能活得長久呢？（他輕拍她的臉，怒息了。

（白利耶忍不住的走開了他們）來到吸烟室裏來；讓我們來看你戒了有一年工夫的酒，你待怎樣辦法。

克蕊坡（嬉戲）你這沒有規矩的小孩子！（他扭她的耳朵）我們就去，好不好，白大鬧一場之後，你來助助我的興，那真是更其好了。

克脫 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難爲情，台。我却因此得益不少呢，（他走到桌子那兒，對那爐架上的易卜生的半身塑像揮他的拳頭）

你也能够得益不少的，倘若你有眼睛能瞧進去，有耳朵能聽進去。

克蕊坡（被驚住）你說的是誰呀？

薛 啊，他自然是在說那老亨利呢。

克蕊坡（不懂起來）誰是亨利？

克脫（不耐煩）就是易卜生，克蕊坡，就是易

卜生。（他從樓梯那兒的門走了出去，薛爾

肥亞跟着他走出，當她走過那半身塑像的時候，她用手親嘴對那塑像揮手。克蕊坡不

知所以然的瞪着眼睛對着她看，然後又對着那半身塑像看看。他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他也就不再想下去了，只搖搖他的頭跟

着他們也走。走到近門那兒，他忽然站住，於是又走回來。

克蕊玟（輕聲的）說起這個，拍蕊木耶，你——

？

拍（用力提醒他自己）啊？

克蕊玟 你治我的心的時候，你沒有十分當心吧，是不是？

拍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只不過一點兒喃喃的聲音，恐怕是迴血管的門有一點兒受傷，但是那却能够支持下去，只要你當心就是了。你可不要吸烟吸得太多呀。

克蕊玟 什麼戒的東西又多了一樣啦！這真

是，拍蕊木耶，這真是——

拍（覺得討厭，一下子站了起來）請你原諒

我：我不能够再講下去了。我——我——

白 爹爹，你現在且不要去攪擾他了。

克蕊玟 好，好，我不來攪擾你了。（他走到拍

蕊木耶跟前，拍蕊木耶這時正在屋子的當中不定的走來走去呢。）啊，拍蕊木耶，我可

不是一個只顧自己的人呀，你當能相信我這話：我對於你的失望是很替你覺得不快樂的。但是你須得振起你的精神去對付你的失望去的呀。而總而言之，照這樣看來，現代的科學豈不是有好多弄不清楚

的地方嗎？我來講一句真情的話，你知道，這  
是再要殘酷也沒有了。你一定承認：去抽筋  
剝皮的副那些駱駝和猴子是一件最可惜  
的事吧！我們的慈善心腸遲早須因此被摧  
滅哩。

（頭轉過來向着他）克蕊坡大佐，你於蘇  
丹一役得着那『肥克托利亞十字勳章』曾  
經副掉了有多少駱駝，猴子跟人呀？

克蕊坡（大聲嚷起來）那是正當的打仗的  
事情——與剖解一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拍蕊木耶。

真不錯：拿着馬隊和機關鎗去打那些赤

裸的使戟的人去，真不錯。

克蕊坡（冒起火來）我幸而沒有跟那些人  
一塊兒死去呀，拍蕊木耶先生。我把自己的  
性命都冒險過了，你可不忘記這個呀。

拍（跟克蕊坡一樣的神氣說道）而我也冒  
險過我的性命的呀，醫生們總是比隨便那  
個軍人都須冒險性命次數多些兒。

克蕊坡 那倒是真話。我却沒有想到這層。請  
你原諒我，拍蕊木耶，我對於你的職業永遠  
不再下一句批評了。但是我盼望你允許我  
仍舊帶着那獵狗們騎着馬往鄉間喇喇喇  
啦的去跑去——把我的肝照先前那個妙

法子給顫動顫動。

拍 (很厲害的譏刺他) 那却是不很殘酷的

嗎——帶着一羣的狗去剛一只狐狸去?

白 (勸慰他們倆) 啊, 不要再爭辯起來了。爹

爹, 你快到吸烟室去呀; 克脫伯脫森先生心

裏要奇怪你在幹些兒什麼事呢。

克蕊玢 好好, 我就去了。可是, 拍蕊木耶, 你今

天真是不講理之極了, 把行獵的樂事竟說

得那樣的殘酷——

白 噓——噓! (她把他慢慢的勸到門那兒

去)

克蕊玢 好好, 我可走了。(他大搖大擺的走

出, 白利耶在門那兒推他出去)

白 (在門那兒回轉頭來, 狀態很是妖冶) 你

可不要這樣的失望呀, 拍蕊木耶先生, 振起

你的精神來呀! 你對我們是頂好的, 而你給

爹爹的益處是非常之多的。

拍 (心裏快活起來, 向她跑去) 你跟我說這

話是多麼的受聽呀, 克蕊玢小姐!

白 我不願意看見隨便哪個不快活。我不能

够忍受不快活的事情。(她跑出。她跑的時候

向他秋波一轉, 拍蕊木耶站住, 快活到極

點, 從那玻璃的門, 眼睛隨着她看。正當他出

神的時候, 雀脫蕊斯從那會食間的門走了

進來。雀脫蕊斯就在他的手臂上拍了一下。

拍 (驚起來) 喂！什麼事？

雀 (有意) 她真長得好看呀，是不是，拍蕊木

耶？(羨慕的樣子對他看) 你打算怎樣去引誘她呀？

拍 我你說的是——(他對雀脫蕊斯看看。

於是醒過來又冷冷的說道) 請原諒我：我對於這一件事却並不喜歡講的。(他離開

雀脫蕊斯，沿着屋子的邊走過去，走到一只

安樂椅跟前就坐下看他的雜誌好像是告

訴說他不願意再講下去了。

雀 (不懂得他這個暗示，於是漠然的取了

一張椅子在他旁邊坐下) 拍蕊木耶，你爲

什麼不結婚呀？你知道這是要招人說話的

像你這樣職業的人却守獨身。

拍 (很簡單的回答，仍舊假裝着看他的雜

誌) 這是我自己的事；不是你的事。

雀 那不盡然，這事不用說得是一個社會問

題。你是不是打算就要結婚嗎，是不是？

拍 我却不留心那個。

雀 (驚駭) 不留心那個！不要說這話呀。爲的

是什麼緣故呀？

拍 (很怒的站了起來，用手拍着一塊寫着

『寂靜毋喧』的硬紙) 請你注意那個。(他



於是走到那近旋轉書架的那張安樂椅跟前用力坐下打定主意厲害起來

雀（跟他走過去，心中太關切却沒有注意到他那傲慢的樣子）你真使我心裏頭覺得奇怪得了不得。你把那件事有點兒弄糟了吧。你在那兒幹點兒什麼事我都知道得很透切的；而我十分的盼望他們很快樂的認你這頭親事。

拍（很怒的）不錯，你是牢在看守着我呢；爲你自己愛慕克蕊玆小姐。好呀，你去引誘她去，把她娶了去得啦。你大約是樂於聽見我是一個弄糟了的人了。

雀 你弄糟了！爲什麼？是因爲賽馬輸了的緣故嗎？

拍（很輕蔑的樣子）賽馬輸了一點兒都不是。

雀 拍蕊木耶；倘若人家所欠我的債能够使你脫離這困難，我很願意幫助你。

拍（很驚駭的站了起來）雀脫蕊斯我——（又疑惑起來）你是在鬧着玩嗎？

雀 你總是疑惑我鬧玩笑，這是什麼道理呀？我一生從來沒有比這次更爲嚴正過

拍（看見雀脫蕊斯這樣的慷慨却覺得羞慚起來）那末我請你原諒我。我剛才還以

爲那消息會使你覺得快活呢。

雀 (雖然拍蕊木耶對待他很是不公平，他

却毫不在意，對拍蕊木耶仍是很好) 啊，我的親愛的朋友——

拍 我知道我剛才是錯了。我真抱歉得很。(

他們倆握手爲禮) 啊，你現在也可以得知這事的真情了。我想你還是從我這兒聽去的好，不要去聽會裏頭那些瞎談。我所發明的肝病已經——咳——咳——(他再也說不下去了)

雀 (替他說出) 被證實了(很悲切) 啊，克

蕊 坟的命運算完了，可憐!

拍 不是，却正相反，那肝病已經——咳——

已經被人家詰問過了。克蕊坟現在深信他自己身體很好的了，而我跟克蕊坟一家子的交情現在已完全傷感了。

雀 誰把那事告訴他來着?

拍 自然是我告訴他來着，我從這雜誌中一

得到那消息就告訴他的。(他拿那雜誌給

雀脫蕊斯看看就放在書架上)

雀 好呀，你這人，你却做了一個送好信息的人啦! 你未曾慶賀他嗎?

拍 (含愠) 慶賀他! 慶賀一個人患那三百年

來病理學所承認的最危險的病!

雀 不是，不是，不是。慶賀他的命得救了。慶賀

白利耶她的父親的命得救了。跟他們說：你

的發明和你的名譽若是比起那快樂看見他們一家子仍像先前那樣的快活起來，那是不值什麼的，你說你的一生的最大的希望就在他們那家庭當中，你應該這樣說來着。真糊塗你這人——你若是對一個婦人這一點兒事都不能轉灣，那你就永遠也不用想娶妻了。

拍 (聲氣很尊嚴) 請原諒我，可是我的自尊却比克蕊坎小姐還要可貴些兒呢呀。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利害關係却把科學上的大

事情看輕呀。(他冷淡淡的轉過身子去，走向桌子那兒去)

雀 啊，這叫我爲難了！不存心和人洽謀那是很不好的，而你那對於科學的良心却更是糟極了。(他走到拍蕊木耶那兒，把手臂很親熱的圍繞着他的肩，把他拉回原處，嘴裏一邊說道) 喂，瞧這兒，拍蕊木耶像你那對於科學的良心我是一點兒都沒有的。我是深恨良心這樣東西的正同我深恨意義主義的那些陷阱一樣；但是我却有點兒普通的人道心和普通的見識。(他令他仍坐在那張安樂椅中，他自己在他的前面坐下)

來，我問你：什麼是一個真正的科學的理論呀？——真正的科學的理論不是一個真情實事的理論呀？

拍 那還須疑惑嗎？

雀 那末，譬如說吧，你關於克蕊坡的肝有了一個理論，是不是呀？

拍 我仍然相信我那理論是一個真情實事的理論，雖然現下已是被人家推倒了。

雀 而你還有一個理論就是能夠和白利耶結婚那是很快活的。

拍 大概有點兒是這樣的吧。

雀 這個理論恐怕在一年之內也要被弄翻

的。

拍 你總帶着酸氣，雀脫蕊斯。

雀 且不要管那個。那你却是真正應該挨罵了，爲什麼竟希望你的肝病的理論是對的呢？那豈不是等於希望克蕊坡不好好兒的死嗎？（拍蕊木耶聽他這話却覺得很對而

心中一驚）但是去希望你那理論，關於白利耶的，是對的；那却是很受聽的而且是很近人情的呀，因爲這就是等於希望她此後永遠可以快快活活的過日子。

拍 我拿我的全靈魂來希望這個——（改

口）我說的是拿我的全部的希望之機能

來希望這個。(註拍蕊木耶是醫生又是一個易卜生會的會員故改前一句而說後一句很確的妙話——譯者)

雀 那末既然這兩個理論都是一樣的屬於科學的，那你爲什麼不犧牲你自己做一個近人情的人去證實這愛聽的理論而要去證實那一個挨罵的理論呢？

拍 可是叫我又怎樣辦法呢？

雀 我來告訴你。你以爲我是跟白利耶很親愛的嗎？我確是跟白利耶很親愛的，可是你不會瞧見，我是跟隨便誰都很親愛的，所以我不計較的。況且你可以去試試你那科

學的試驗問問她到底她愛我不愛我，她一定告訴你說她是又恨我又輕視我的。所以我是不會和她結婚的。雖然，像你，我却希望她可以很快活的跟着你，我希望這樣，我拿我的全——你叫你的靈魂是什麼來着？

拍 (忍耐不住) 啊，說下去呀，說下去呀！把你

要說的話說完哪！

雀 (忽然之間，假裝出毫不關心的樣子，於是略不經意的站了起來) 我却不知道還有些什麼可說的。若是我變做了你我應該請克蕊坟一家子吃一頓茶點藉以慶賀大佐能免去那可怕的運命。說起這個你若

已經看完了那英國醫學雜誌，我却願意來看看他們怎樣把你的理論推翻的。

拍（也站了起來，站起來的時候身子往後

退縮。）啊，那是自然可以的，只要你要看。我並不反對。（他從書架上取了那雜誌）我承認那意大利人的試驗是明明的把我的理論給推翻了。但是你可知道這是很可疑惑的，——極其可疑的——倒底拿畜牲來試驗是能够證明出什麼東西來否。（他把那雜誌遞給雀脫蕊斯）

雀（把雜誌接了過來）這却不必管牠：我不打算去做什麼試驗。（他退入易卜生塑像

的右邊的那個休息處去，當他走過那小梯子，他就拿起那小梯子走到安息椅坐下，把那小梯子放得可以讓他用來攔脚。他這樣坐好之後就看起來那雜誌來。他的背朝着爐架的角。拍蕊木耶向會食間那兒的門走去，正要開門走出時他碰見格蕊斯走進來。）

格 你好呀，拍蕊木耶先生？我看見你，我很喜歡。（他們倆握手為禮）

拍 多謝你，我希望，你很好吧？

格 很好，謝謝你。你瞧着好像做事做得過度了。我們須得爲你更加留心才是，拍蕊木耶先生。

拍 你真是很善的。

格 你才是很善的呢——對你的那些病人

們。你犧牲你自己。且息一會兒吧。來跟我談

談——你把關於那些最近的科學的發明

的事統通告訴我；再告訴我，我應該念什麼

可使我合時勢。但是恐怕你這時很忙吧。

拍 不不，一點兒不忙。我却很是願意跟你談

談。（他們走入易卜生塑像的左邊的那個

休息處去，於是坐下輕聲的談講起來，很親

密的樣子）

雀 她們都是很喜歡醫生的，她們喜歡說什

麼，就說什麼給他聽。（白利耶回來了。他把

他的兩只腳從小梯子上放下來於是坐起

）喂！白利耶在屋子的近他這邊走來走去，

明明的在找什麼人呢。雀脫蕊斯輕輕的走

到她身後。）

雀 （輕聲的）你是在找我嗎，白利耶？

白 （被嚇了一大跳）啊！你真嚇着了我了！

雀 噓！我來給你看看一樣東西。（你瞧！他手

指向休息處內的那一對指去）

白 （很妒嫉的樣子）那女人！

雀 我的那個年輕人兒在奪你的那個年輕

人兒呢。

白 你這話是何用意？你敢來激起——

雀 噓——噓——噓！不要攪擾他們。（拍蕊

木耶站了起來，取下一本書來，於是又坐在

格蕊斯腳跟前的一個腳凳上）

白 他們爲什麼那樣輕輕的說話呀？

雀 因爲他們不要人家聽見他們倆說些兒

什麼話。（拍蕊木耶給格蕊斯看書中的一

張畫。他們倆都對着那畫很快活的笑起來）

白 他在給她看什麼呢？

雀 大概是那肝的一個圖表吧。（白利耶心

中很憎惡的哼了一聲，就向休息處走。雀脫

蕊斯抓住她的袖口。）站住；你可慎重呀，白

利耶。（她把他一推，推倒在那安樂椅上，她

自脫身就走；走到那休息處近火爐處的那  
個几角那兒站住，眼睛往下對着格蕊斯和  
拍蕊木耶看。）

白 （壓下怒氣不發出來）我看你好像是找

着了一本很有趣味的書似的，拍蕊木耶先

生。（他們倆抬頭往上看，駭了一跳）你可以

告訴我這是什麼嗎？（她很快的彎下身去，

從拍蕊木耶手中奪過那本書來，於是很快

的走到桌子那兒去看那書，同時他們倆心

中覺得很驚訝的站了起來。好呀！她把那

書往桌子上一扔，於是急急的走出，經過雀

脫蕊斯，很輕蔑的嚷道）你這傻東西！（拍蕊



木耶，格蕊斯二人同時也從休息處出來，拍

蕊木耶手足失措，格蕊斯很鎮定的）

雀（從那安樂椅中站起，在白利耶的旁邊）

你真不懂事！她須因此把你趕出會去。

白（大驚）她不能够——她能够嗎？

拍 是因為什麼事，克蕊坡小姐？

雀（急忙的答道）不因為什麼事——這是

我的過處——傻鬧着玩玩吧了。我求你原

諒我，我求茨蕊菲爾突夫人也原諒我。

格（聲氣很堅定）這怎樣會是你的過處，雀

脫蕊斯先生？拍蕊木耶先生，請你替我把辭

爾肥亞，克蕊坡找來，你能嗎？

拍（猶豫着）可是——

格 我要你現在就去找去，若是你情願去。

拍（服從）是，當然。（他向格蕊斯鞠一躬，從

樓梯那兒的門走出）

格 你跟他一同去，雀脫蕊斯。

白 你不能把我丟在這兒讓這女人來辱沒

我，雀脫蕊斯先生。（她拉住他的手臂，好像

要跟他一同去）

格 當兩個婦人在這會裏起了爭執。這會裏

的規矩是不許當着男人的面前開談判的

——要是那男人就因他而起爭執的，那更

其是不可以的。克蕊坡小姐，我料你是不願

意破壞這規矩的吧？

（白利耶恨恨的把雀

脫蕊斯的手臂放開。格蕊斯轉向雀脫蕊斯

說道）喂！走出去！

是，是。（他很猥瑣的樣子隨拍蕊木耶去

了。）

（向白利耶，聲氣很是平靜，可是很專斷

的）好：你有什么話要對我說？

（忽然的身子摔倒下來很悲慘的樣子

跪在格蕊斯的脚跟前）請你不要把他奪

去。請你千萬——請你千萬不要這樣苛刻。

把他給還我吧。你不覺得你自己所做的事

——你不知道我們先前是怎樣的快活的

——你不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他的。你不知

道——

格 起來；不要這樣令人笑話。若是有人進來

看見你這可笑的样子，那你真丟臉極啦。

白 我不知道我現在怎樣才好了。我也不管

我怎樣了。我是太沒有生趣了。你倒底聽聽

我的話呀！

格 你以為我是一個男子可以被你這種話

來騙倒的嗎？

白 （站起來，很悲慘的樣子對着她看）那末

你是打定主意要奪他了，是不是？

格 你那樣的對待我之後，你還想我來幫助

你叫他心向你嗎？

白 (把她那戲劇的手段變成一種稍溫柔些的，——悲慘的樣子一變而為有理性而脾氣好起來了) 我知道我是不應該做出像昨天晚上的那種行爲來的。我求你原諒我。我現在很抱歉。那時我真是像瘋了似的。

格 你却一點兒也沒有瘋。你早已打算好要做到怎樣的地步才止。當他在我們倆跟前的時候，同你做出那種情景來，我心中一點兒也不計較那些個。等到只剩下我們倆在這屋子裏的時候，你却又裝起你那種孩子腔調，想要什麼就要得到什麼——像一個

懷中抱着的小孩子一樣哭着要那件東西，直等到把那件東西給了你，你才肯止住哭。

白 (很顯露的憎惡樣子) 你是從他那兒得知的嗎？

格 我於昨天晚上跟現在從你自己那兒得知的，當我從你這樣的人看出我們婦人們真是不啻多麼不要臉的，像小孩子似的東西，我心中就恨極我是一個婦人！拍蕊木耶先生和雀脫蕊斯先生須跟你斷絕交情，把你趕出這會去，倘若你是一個男人而在他們跟前做出那樣的行爲。可是因爲你只是一個婦人，所以他們忍耐着，見你可憐，寬恕

了你——哼，倘若你有一點點兒自尊心，他們的恩惠將使你無地可容呢。我現在才知道爲什麼雀脫蕊斯先生對於婦人是不尊重的。

你怎樣敢說，這話呀？

我是很愛他的，而我竟拒絕了他的請求要和我結婚。

（心中很疑惑她這句話，可是覺得自己很有希望能夠嫁給雀脫蕊斯）你是拒絕了他了嗎？

不錯，是的。因爲我不願意把我自己纏繞一個已經從你和像你這樣的人學得怎樣

對待婦人的男人。我沒有他愛我也可以過日子的，可是他若是不敬重我，那我就不能過日子了；而這是因爲你的錯處，我才不能夠兩全俱得了。你把他的愛情拿去吧；希望他的愛情能夠使得你得益不淺！快跑到他跟前去，求他可憐你，求他仍舊愛你。

你真是一個糊說亂道的人！他在未曾瞧見你的以前就愛我了，——做夢也未嘗夢着你的以前就愛我了，你這可憐的東西。你以爲我須跪下來去求男人們叫他們跟我好嗎？這不定是你自己的經驗，你這種沒有人抬舉的東西，我却沒有那經驗的。有好多

男人們，他們情願拿他們的靈魂來換我的  
一盼呢。我只須抬一抬我的手指頭，他們就  
會來的。

格 你抬一抬你的手指頭，看他會來不會來。

白 我真要把你殺死才甘心！我不知道我却  
爲什麼不把你殺死。

格 不錯你是要拿別人來弄得倒霉藉以解

脫你自己的困難的。這倒是可以誇口的一  
件事：有好多的男人要種情於你，只要你招  
引他們——這倒是可以誇口的一件事，是  
不是？

白 (含怒) 我想你以爲像你這樣的人倒好，

——心腸是冰冷的，嘴舌毒如蛇。謝謝老天，  
我却是一個有心腸的人：這就是爲什麼你  
能够欺負我我却不能欺負你的緣故。而你  
簡直是一個沒有膽量的人。你竟毫不爭鬧  
的就把他讓了給我了。

格 是呀；我讓你去爭鬧去。我希望你成功呀，

(她很輕蔑的樣子轉身向別地方去，而正  
要走向會食間那兒的門去的時候，薛爾肥  
亞從那一邊的門進來了，後邊跟着克脫伯  
脫森和克蕊汶，他們二人都向白利耶這兒  
走來，薛爾肥亞則跑到格蕊斯那兒去。)

薛 我來到這兒了，那忠誠的拍蕊木耶叫我

來的。他好像告訴我說把這兩位家長也帶來的。好的：他們都來到這兒了。是什麼吵鬧的事情？

格（很平靜的）沒有什麼，親愛的。沒有吵鬧的事情。

日（忽然發起嬌來，身子震搖着摔倒似的，

撐開着她的兩臂向克蕊坡）爹爹！

克蕊坡（把她摟在懷中）我的寶貝心肝呀！

是什麼事呀！

日（一邊哭着，一邊說道）她要把我趕出會

去，我們都要丟臉了。她能夠趕我出會嗎，爹

爹？

克蕊坡 啊，這個會裏頭的規矩實在是離奇

得很，我却摸不清楚。（向格蕊斯）我可以問

一句話嗎，茨蕊菲爾突夫人？你對於我的女

兒的品行是不是有點兒要申斥的地方嗎？

格 是的，克蕊坡大佐。我將要到委員部去申

斥給他們聽聽去。

薛 我早知道你總有一天要鬧得太過分的，

日利耶。（克蕊坡弄得沒有法子了，對着克

脫伯脫森看）

克脫 你不要對着我看，台在這會裏頭一個

父親的勢力是一點兒沒有用的。

克蕊坡 那末我可以問：你是因為什麼緣故

要申斥呢，茨蕊菲爾突夫人？

是我是在做夢呢？

格 只因爲克蕊坡小姐是純粹的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就因爲這層緣故，她不合做會員的資格。

克脫 （很可怖的樣子）這是真的，台，你是醒着呢。

白 這話是不對的。我不是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我入會的時候是有人保證的，正同你入會的時候也有人保證的一樣。

薛 （拉着克蕊坡的左臂，很親熱的樓着他的左臂）親愛的老李波，范，惠音克爾（李波

格 是雀脫蕊斯先生保證你的，我想，由於你自己的請求。我來叫他做一個見證，證明你

工夫，醒轉來時竟成了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子了——見歐文之劄紀，林譯拊掌錄——譯者）

剛才在他的跟前和拍蕊木耶先生的跟前你的澈頭澈尾的婦人氣的行爲。

克蕊坡 克脫伯脫森，他們是在鬧着玩呢，還

克蕊坡 好，茨蕊菲爾突夫人，我統通只能說這句話了：我希望你成功辦妥你的申斥的事，而白利耶可以快快的看見這最暴厲的

制度的結局吧。(薛爾肥亞仍拌着他鬧着，

對着他笑。雀脫蕊斯回來了)

雀 (在門那兒)我可以進來嗎?

薛 (放開克蕊玆)是呀!人家要你來做見證

人呢。(雀脫蕊斯進來了)是一件關於婦人  
氣性的糟案子!

格 (略避他們衆人，另有含意的樣子向雀

脫蕊斯說道)你明白啦?(白利耶對他們很

妒嫉的樣子看着，她離開她父親稍走近雀

脫蕊斯去。格蕊斯大聲的往下說道)在委

員部前我希望你來幫助我一臂。

白 你若是一點兒男人氣概，你就來幫助

我。

雀 我若是幫助你，我可就要被人家說我是

一個有男人氣的男人而被逐出這會去了。

況且，我自己却是在委員部裏頭的；我不能

够做審判人的，也不能够做見證人的。(向

格蕊斯)你須得叫拍蕊木耶做見證人；他

會全都看見的。

格 拍蕊木耶先生在什麼地方?

雀 剛回家去啦。

白 (自己忽然也打定主意，心想拍蕊木耶

總不會不幫助自己的)拍蕊木耶先生住

在賽肥以爾街幾號門牌內?



雀 七十九號。白利耶從樓梯那兒的門很

快的走出。他們衆人都很驚訝。雀脫蕊斯跟着她向門那兒走去，走到門那兒的時候，那門正碰回來向他的臉，他只好眼睛瞪着從玻璃窗看她去了。薛爾肥亞跑向格蕊斯那兒去。

薛 格蕊斯，你去跟她去。不要讓她先碰見拍

蕊木耶。她要去把她那最傷心的事情——她受的那些苦情，去告訴他去了——她要

去把他弄得完完全全的袒護她了。  
克蕊玟（暴跳起來）薛爾肥亞！你說你的姊

姊，竟這樣的說法呀，小姐？格蕊斯緊握薛

爾肥亞的手，安慰安慰她。格蕊斯於是很平

靜的坐了下來。薛爾肥亞則在格蕊斯的椅子後頭站停，身子靠在椅子背上，看守着他們三個男人間的接續下去的談話。我老實的告訴你，茨蕊菲爾突夫人拍蕊木耶先生剛才已經約好我大家都去同他一塊兒吃下午的茶點去；而如果我的女兒是到他家裏去了，那末她只不過是乘他那約會的機會以脫身此處的一個十分爲難的情境吧了。我們現在都要到那兒去了。來，薛爾肥亞。（他轉身就走，後邊跟着克脫伯脫森）

雀（驚惶起來）站住！（他來到克蕊玟和克

脫伯脫森二人的當間)有什麼可忙的你

能够給他些兒工夫嗎?

克蕊坡 工夫!做什麼用?

雀 (他急得連話都說得很不聰明的了) 唉,

可以得一會兒的休息呀,你知道——他那

樣職業的人是很忙很忙的!他一天到晚一

會兒工夫都沒有閒空的。

克蕊坡 但是白利耶在他那兒哩。

雀 啊,那不要緊:她是只不過一個人,也讓她

得一個機會,可以把她的事情告訴他。我既

是委員部裏的一個部員,我想這樣倒是很

公平的。你可講理呀,克蕊坡:給他半點鐘工

夫。

克脫 (很嚴厲的樣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雀脫蕊斯?

雀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老實告訴你。只不

過替可憐的拍蕊木耶設想設想吧了。

克脫 你有用意在內。克蕊坡:我堅勸他們立

刻就走的好。(他抓住那門的柄)

雀 (諂媚的樣子) 不要就走,不要就走。(他

把他的手勸攔的樣子放在克蕊坡的臂上,

往下說道) 克蕊坡,你用完膳之後就去趕

路,那是有害於你的肝的。

克脫 他的肝已經是治好了的了。走,克蕊坡。

(他把門開開)

雀 (抓住克脫伯脫森的袖子) 克脫伯脫森，

你是瘋了。拍蕊木耶要向白利耶提議和她

結婚哩！我們須給他些工夫，他是不會，像你

跟我似的在三分鐘工夫之內就提到那件

事的一個人。(轉向克蕊玟) 你可知道嗎？

——這件事將使我免脫我們在今天早晨所

講的那件困難的事情哩——你跟我。跟克

脫伯脫森三個人。你記得嗎？

克蕊玟 喂，雀脫蕊斯：那件事是可以當着衆

人的面說出來的嗎？該死的你有羞恥心沒

有？

克脫 他是一點兒羞恥心也沒有的。

雀 (轉向克脫伯脫森) 這話講得不對——

你可不要太不善意待我呀，克脫伯脫森。你

來幫助幫助我。我的將來的幸福，她的將來

的幸福，茨蕊菲爾突夫人的將來的幸福，還

有克蕊玟的將來的幸福，人人的將來的幸

福都靠在我們去到賽肥以爾街那兒，找見

白利耶變做拍蕊木耶的已經定好了婚的

新娘子這件事上頭。只要你們給他工夫，他

一定要向白利耶求婚的。你知道你是一個

很心善的，很講得通的人，又是一個乖巧得

很的聰明的人，克脫伯脫森，一切你的糊塗

地方都不計。請你代我說一句話。

他於是坐下)

兄蕊坡 我却很願意讓克脫伯脫森來斷決

雀 (快活了)啊,若是有什麼困難的情形。要

這件事,我也不疑惑什麼關於他的決斷是

待解決的,克脫伯脫森,你是最能幹的了。

怎樣的。(克脫伯脫森很小心的把門關上,

克蕊坡 (大大的失所望)啊,倘若這就

又回到屋中來,現出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你的決斷,我也無法只好守我的約聽你

的神氣)

的話就是了。我想還是坐下舒服舒服的好。

兄脫 我現在要講一句有世界眼光的人的

(他也坐了下來,自己覺得等候一會兒工

話:就是不負什麼道德的責任的。

夫再到拍蕊木耶那兒去也不錯)

兄蕊坡 很對曰:那自然。

雀 (急燥不安)我不能够坐定下來:我的精

兄脫 所以,雖然我對於雀脫蕊斯的意見沒

神這會兒真不安極了。事情是因爲曰利耶

有一點兒同情,但是我想我們等候個——

把我弄得真是神經亂極了,我簡直得自己

十分來鐘工夫——那也沒有什麼要緊。(

也說不出怎樣來了。直等到我知道她的決

斷。茨蕊菲爾突夫人當能告訴你我近來的日子是怎樣的。白利耶確是一個最有決心的婦人，你當能知道。

克蕊玢（跳了起來）啊，我來賭我的命！賭我的名譽跟良心！這可真是的！我這時立刻就要去了。來，薛爾肥亞。克脫伯脫森：我望你用你的明見，看明這事的就裏。來同我們一塊兒立刻到拍蕊木耶的家裏去。（他挺着身子走向門那兒去）

雀（失望得很）克蕊玢：你在戲弄你的女兒的將來的快活呢。我只求你再候五分鐘。

克蕊玢 五秒鐘我也不候了，先生。啊，真羞

恥，雀脫蕊斯！（他走了出去）

克脫（向雀脫蕊斯，當他走向門那兒去，經過雀脫蕊斯的身旁的時候）笨貨！（他跟着克蕊玢走出）

薛 活該，你這木頭人！（她跟着克脫伯脫森走出）

雀 啊，這些硬頭皮的老頭子！（對格蕊斯）我們現在沒有什麼事可以做啦，只好跟他一塊兒去。我們只有使那大佐走得愈慢愈好這條法子了。所以我想我就要離開你去了。

格（站了起來）你去好了。拍蕊木耶也會約

我來着，當我們在那邊講話的時候。（按：那邊，即指休息處。此句後應加（以頭點示休息處）或（以手舉示休息處）似爲明瞭——

——譯者）

雀（驚異）你的意思不是說：你是要去的吧？

格 我大概是要去的。你想我會讓那婦人以爲我是怕去碰見她嗎？（雀脫蕊斯一下子

倒在椅中，長歎一聲）走呀！你不要這樣傻

若是你再遲一會兒，你就要趕不上那大佐了。

雀 爲什麼我被生下來呀！我真可算做一個不幸的孩子了！（他很失望的站了起來）好，

若是你一定要去，你就去（他攔開他的一只臂要攔她，她就湊上去）說起這個，我那時離開你之後，發現點兒什麼事？

格 我給了她一個教訓，關於她的品行的；這教訓她須到死也不會忘記。

雀（很贊成）這是很對的，我的親愛的。（他把他的臂一溜，溜到她的腰際。）親一個嘴，——來安慰安慰我。

格（很欣喜的樣子把她的臉湊上去）沒有出息的孩子！（他親她一個嘴）好走了（他們一同走出）

## 第四幕

拍蕊木耶的屋子裏的一間休息室，在賽肥以爾街。那暗淡得很可敬的家具，是以說得很合時的跟拍蕊木耶的外套和一雙硬袖口一樣。從正面的那些窗戶看進這屋子，瞧見那門在對面的牆近左手方面的屋角那兒。另有一個門，一個很輕巧的，開關起來一點兒沒有聲響的間隔。另一間屋子的門，上面蒙着綠色的粗呢，是在右手方面的牆盡後頭；這門是引導入拍蕊木耶診治室的。壁爐是在左邊。靠壁爐最近的一個屋角那兒橫放着一個

高背的睡榻和那牆正成一個九十度角。在右邊呢，那牆跟前放着一個書架，在那綠色的呢門前邊離得很遠的，呢門那邊是一內室，試行解剖所用的器具都備，門的上頭的牆上掛着一張蕊勃脫解剖學學院的照片。在前面，靠右一點兒是一張用茶點的桌子。

拍蕊木耶坐在一只環背的椅子中，這椅子的脚底那兒裝有小輪子；他在斟茶呢。白利耶在他過面坐着，她的背朝向火。他正在興高采烈的，她却垂頭喪氣的。

拍  
(把他剛斟滿的杯子遞給她)來，喝一杯！

燒茶是我以為我自己很能幹的有限幾樣

東西中的一樣。用餅嗎？

白 不用，謝謝你。我不喜歡吃甜的東西。（她

把茶杯按下，嚐也不嚐）

拍 這茶怎麼，是不好嗎？

白 不是，這茶是很好的。

拍 我恐怕我是一個不會招待客人的人。其

原因是，我是太專於我的職業了。我只在醫

業中是顯名的。我差不多希望你有點兒什

麼不可以鬧着玩兒的事發生；那樣你才可

以使我施展我的學問和同情呢。照現在這

樣，我能够僅僅羨慕你而覺得快樂有你在

這兒。

白 （很刻薄的口氣）——而愛護我，說好聽

的事情給我聽！我覺得很奇怪你不就給我

一盆的牛奶喝嗎！

拍 （驚訝）爲什麼給你一盆的牛奶喝嗎？

白 因爲我看你把我當做十分像是一個布

歐西牙的貴重的貓似的。

拍 （要極力辯白的樣子）克蕊坡小姐——

白 （即止住他的話）啊，你不用來辯白。我是

慣於受那種待遇的！就是這類的情誼，我好

像是總心想着要的。（譏刺的口氣）你真不

知道：那是怎樣的令人喜歡呢！



〔拍〕我的親愛的克蕊坡小姐，這句話，你說得

太氣憤了！你這樣的人，在路上走的時候，那

路上的人，一看見就愛你的，這可以不必說，

還有——我在會裏頭，我只要看看那些男

人們的臉，我就可以知道倒底你曾經不多

工夫以內待在這屋子裏沒有。

〔白〕（身子退縮得很利害）啊，我恨極他們臉

上那種臉色啦。你可知道：自從我生下來之

後，我却永遠未曾有過一個人關心我的？

〔拍〕這話却是不確的，克蕊坡小姐。如果這話

是說你的父親確是那樣的，或者是說雀脫

蕊斯確是那樣的，雀脫蕊斯愛你像瘋了似

的，雖然你對於他却是很嫌惡的，我敢說我  
是很關心你的？

〔白〕（驚起來）誰告訴你說雀脫蕊斯是愛我

的？

〔拍〕怎麼，他自己告訴我的呀。

〔白〕（深刻的，尖銳的定案）他在這世界上僅

僅關心一個人；而這一個人就是他自身。他

的全部性情中沒有一處不是自私自利的，

他一刻鐘也不拿真心來待——（嗚咽一

聲塞住她的喉嚨；她很動情的樣子站了起

來，哭道）你們男人們統通是相像的，沒有

一個男人不是這樣的。就說我的父親吧，他

只不過把我當做一件玩物似的（她走到

火爐跟前站着，她的背朝向他）

拍（很謙卑的跟着她）我不敢擔承你這話：

我實在不敢。

白（叱他）那末爲什麼你跟雀脫蕊斯談論

我，在我的背後？

拍 我們所講的話沒有一句是屈辱你的。在

我的跟前。沒有一個人敢那樣的。我們講了

些最切我們的心事情。

白 他的心啊！上帝呀，他的心！（她坐下在

那睡榻上而把她的臉藏起來。）

拍（很悲慘的）我恐怕你仍然是很愛他的

吧，克蕊坡小姐？

白（把頭一下子抬了起來）若是他說那句

話，他却是在說瞎話呢。若是你聽見我說是關心他的，你不要相信那話，那是瞎造的謠言。

拍（很快的跑向她跟前去）克蕊坡小姐，那

末是不是可以讓我行事啦？

白（覺得這談話沒有興致了，對着火注視

着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拍（很焦躁的）你應該看得出我的意思來

的。否認你跟雀脫蕊斯的關係之謠言，不要

拿幾句話來否認——拿幾句話來否認，那

是不行的——只要你來做我的妻，那就可

品格的人

以否認那謠言了。（很誠懇的）你信我這話：

白（對着他眼不轉睛的看着，可是自己却

我是不單單因爲你的美容纔心裏頭愛你

不免漸漸的變得一種帶譏諷的懷疑樣子

的！（白利耶，欣喜起來，很快的朝上向他看）

）你把我這些好處都真正的瞧出來了嗎？

看）我認識好多別的好看的婦人呢。我愛

拍 我覺得是那樣的。我是孤獨的在這世界

你的緣故是因爲你的心腸非常之好，因爲

上的；而我需你來做我的夥伴兒，白利耶。這

你的忠誠，因爲你的純粹的真性，（白利耶

就是怎樣我預先知道你也。是孤獨的在這

站了起來，向他注視着，氣也喘不過來的心

世界上的。

中有一個新的希望）又因爲你的天所厚

白（裝出像做戲似的那種動情的樣子）你

賜的品格——你這天所厚賜的品格却只

這句話却說得對啦。我的確是孤獨的在這

被發展了一半兒，原因是：那些在你的左右

世界上的。

的人們從來沒有懂得你是具有何等樣的

拍（很膽小的樣子走近她的身旁）我有了

你，我就不是孤獨的了。而你——你有了我？

白 你！（她急走開了些兒不讓他碰着，躲避

到那用茶點的桌子那兒）不，不，我不能把

我自己——（她說不下去了，覺得很煩惱；

很不心定的樣子往她的四週圍看）啊，我

不知道怎樣才好啦。你不能希望我做到那

個地步。（她坐了下來）

拍 我對你的信心却是比你對你自己的信

心還要深些呢。你的天資却是比你心中所

認的那樣的豐美還要豐美些呢。

白 （很疑惑的）你真正的相信我不是一个

淺陋的，妒嫉的，惡鬼似的脾氣的東西嗎？他

們那些人都捏造我是一個那樣的東西！

拍 我已經整備好來把我的快活交在你的

手掌之中了。這句話可以證明我的心目中

的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白 不錯：我相信你是真正的關心我的。（他

急急的走近她身旁：她的感情猛然的變了，

而舉起她的手來一邊站起身子來好像要

打他似的，嚷着道）不，不，不，我不能夠。這

是不可以的。（她向門那兒走去）

拍 （很仔細的釘住她看）是不是雀脫蕊斯？

白 （站住，回過她的身子來）啊，你竟想那個

呀！（她走了回來）你聽我跟你說。若是我說

一聲，允許你啦，你可答應我不再來招我呀？

——讓我得些兒工夫想想透我們的新的關係之意思。

拍 我最誠心的答應你啦。我隨便怎樣也不來逼迫你的。

白 那末——那末——（允許你啦）我允許

你啦（他歡悅得很的正要叫嚷出來，她不要他那樣）好啦，不用再說啦。讓我們把這忘記了吧。（她仍舊在桌子旁邊坐下）給我再斟上點兒茶。（他急急趕向他的老位子那兒去，當他走過她的時候，她把她的手攔在他的臂上，她說道）你好好的待我呀，寶

西；我需你好好的待我，我覺得真苦極了。

拍 （快樂極了）你叫我寶西啦！妙極啦！（雀

脫蕊斯跟克蕊坡進來。拍蕊木耶急跑上去迎他們，快活得很。）很欣喜看見你到我家裏來，克蕊坡大佐。很欣喜看見你到我家裏來，雀脫蕊斯。請坐。（那大佐在那睡榻的頭坐下）其餘的人在哪兒呢？

雀 薛爾肥亞把克脫伯脫森拉走到伯林頓拱路去買些兒牛奶方塊糖去了。他喜歡哄她吃那牛奶方塊糖。他心裏頭以為這是一種婦人的嗜好。再者，他自己也是很喜歡吃牛奶方塊糖的。他們就要到這兒了。（他一

一步一步的走到那內室那兒假裝去細看那  
蕊勃蕊脫照片，借此他可以離開白利耶愈  
遠愈好。

要和我辯論起埃及戰事來。我們不然該早  
到一刻鐘工夫，就因為他那瞎糊攪纔到遲  
了。

克蕊紋 不錯；而雀脫蕊斯攪着跟我說從

雀（仍在靜觀默察的看那蕊勃蕊脫照片）

柯昂克街到賽肥以爾街有一條近道兒在  
康杜以脫街裏頭一處地方。拍蕊木耶，你可

我會盡我的力設法把他拌住不讓他來攪  
你，拍蕊木耶。

曾聽見過這種糊說瞎料的話嗎？後來他說  
我的衣服是有點兒舊了，他要我進波爾衣  
服店去定製一件新的。拍蕊木耶，你看我的  
衣服是舊了嗎？

拍（很感激的）你來得正是時候。克蕊紋大  
佐，我有點兒很要緊的事要對你說說。  
克蕊紋（大驚的跳了起來）是秘密的事，拍  
蕊木耶，我知道這一定是秘密的事。

拍 我看你的衣服不舊。

拍（很驚奇）自然是秘密事啦。我正要請你

克蕊紋 我也以為我的衣服不舊。後來他又

到我的診治室中去哩：那兒一個人也沒有。

克蕊玢小姐請你原諒我，我不在這兒的時候，雀脫蕊斯可以招待招待你。（他領着克

蕊玢向那綠色的呢門那兒走去）

雀（駭呆了）喂，我說，你還是等其餘的人來了再說，好不好？

拍（歡躍）不必再遲一會兒了，我的最好的

朋友。（他扭雀脫蕊斯的手）來，大佐，你來。

克蕊玢 遵命，拍蕊木耶，遵命。（克蕊玢跟拍

蕊木耶走進診治室中去。白利耶轉過頭來，

很輕蔑的瞪着雀脫蕊斯。他的神經都亂了：

他的臉色一霎時完全變了樣了。她忽然的站了起來。他駭了一跳，於是急急的走到那

桌子和書架的當間來。她走到桌子後頭那邊來，他即躲到桌子的前邊來，正對着她。）

雀（發急）不要這樣，白利耶。你可不要濫用

你的機會呀！我這時已經是在你的勢力範圍之內了。這一次你且忍耐點兒，不要做出一齣戲來呀。

白（很輕蔑的）你以為我要來碰你嗎？

雀 不。你自然是不要來碰我的。（她在她的

一邊往前走近桌子來。他在她的一邊往後退。她十分看不起的样子對着他瞧，忽然搖搖擺擺的走到睡榻那兒去，很端莊的坐了下來。他這時被放脫了。於是就長歎一聲，倒

在拍蕊木耶的椅子中)

到這兒來。我有點兒事要對你說。

家看看：你也能够瞧她那樣犧牲的。你把我  
也丟棄了吧。

叫我到你那兒來嗎？(他把他坐的椅子

白 犧牲！你還以為我尋死的一定要嫁給你

推近一點兒向她)

噯，是不是？

到這兒來，我說。我可不來對你這麼牢遠  
的叫嚷呀。你是怕我嗎？

雀 我恐怕你的心思是不大正當的吧，白利  
耶。

我真怕極你啦。(他把那椅子慢慢的移

白 你這下流東西！

向睡榻的盡頭那兒去，心裏頭非常的疑懼)

雀 (歎一口氣)我承認我這個人不是一個

(心中已經想過一番的有意的屈辱)那

過於君子人的人，即是一個不及君子人的

個婦人會告訴你說她已經把你讓給了我

人，白利耶。你有一次曾給我機會使我自己

而不再想來打她的勝仗了嗎？

懷疑起來，我因此得着了好多益處。

(誘服的樣子向她很輕的說道)顯給人

白 確是的！我可從來沒有跟你說過那話呀。



如果你的行爲不能夠像一個君子人的行爲一樣那末你還是仍舊去跟那已經丟棄

了你的那個婦人做伴兒去的好——要是

那種冷血的，沒有勇氣的東西能夠稱爲一個婦人（她很端莊的站了起來：他駭得把

他坐的椅子連同他身子一推推到桌子那

兒去。）我現在可知道你了，李歐拿突。雀脫

蕊斯，我真把你看得透而又透了，你的假情

假義，你的卑賤的毒心腸，你的殘忍，你的虛

榮，——我統通都看透了。你所想要得着的

已經被一個更配得上我的人贏去了。

雀（跳了起來，走近她身旁，很急切的樣子

喘着氣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說明出

來呀！你已經答——

白 我已經和拍蕊木耶訂了婚啦。

雀（大悅）啊，我的心肝兒白利耶！（他想

要去攬抱她）

白（退縮——他抓住她的兩手握著不放）

你敢！你是瘋了嗎？你是要我叫拍蕊木耶先

生來嗎？

雀 你把人人都叫來，我的親愛的——你把

在倫敦的人統通都叫來。我以後再也不會

野蠻的——來抵禦我自己——來使你害

怕我。我真是極其的盼望着這個日子哩！你

現在可知道了：我不要你來嫁給我，我也不  
要你來愛我：讓拍蕊木耶去享受這些個吧。  
我只要觀望着你的快活而心中毫不存什  
麼別的心的感着你的快活，（嘴親她的左  
手）我的親愛的白利耶（嘴親她的右手）  
我的好看的白利耶。（她強脫了她的兩手，  
舉起她的兩手來，好像是要打他似的，如同  
昨天晚上她在克脫伯脫森的家裏一樣）  
現在你來駭我是沒有用了：我不怕你那兩  
隻手——世界上最可愛的這一隻手呀。

你怎麼竟有臉一下子又變得像這個樣  
子呀？你屈辱我也屈辱得够啦，把我弄得苦

也苦極啦！

雀 不要管那個，最親愛的：你從來未曾知道  
我的苦衷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我的苦衷了。  
我們的那個會解剖的朋友終究做出一個  
很滿意的試驗出來了。（我們的那個會解  
剖的朋友」係指「拍蕊木耶」『試驗』即指  
求婚事——譯者）

白 （很情急的）你這個人纔是會解剖的人  
呢——你這個解剖的人遠比他那個解剖  
的人更爲狠心，更爲放恣。（此句意義見後  
自明——譯者）

雀 不錯，可是就因此我纔從我的試驗中學

得比他多得多哩！而那些受我解剖的人們也跟我一樣的學着很多的益處。就在這層事上頭，我的道德的高尚性纔可以看得出呢。

白（又坐下在那睡榻上，很傷心的打趣說道）好啦，你不用拿我再來試驗了。你若是要找一個受解剖的人，你可以找你的格蕊斯去。

雀（責備她的樣子，在她旁邊坐下）而你竟迫我去向她求婚以躲避你！假如她已經答應了我，我現在應該在什麼地位啦？

白我現在在什麼地位呀？——我想，我現在

是已經答應了拍蕊木耶，要和他結婚了。

雀 但是我也須把格蕊斯弄得很不快活的，若是我娶了她。（白利耶冷笑）可是，現在我又想到這一層，你也須把拍蕊木耶弄得很不快活的。而却是如果你不答應他，他須極其的失望。可憐的鬼呀！

白（她的脾氣一時又發作起來）他比你好多！

雀（很謙卑的）我承認你這話，我的親愛的。  
白（很憤激的）不要叫我你的親愛的。你說我也須把他弄得很不快活；請問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是配不上他嗎？

雀 (現出自己也說不定的樣子)啊,那就要看你說「配得上」是什麼意思了。

白 (很急切的)你若是先前曾打定主意要把我弄得配得上你,那你倒可以辦得到的。你那時候,有一種勢力,可以要我怎樣我就怎樣。我呢,那時候,像是一個孩子似的在你的掌中;這個你自己也知道的。

雀 (嘻嘻的默認)是的,我的親愛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無論何時你生起妒嫉心來而哭着大鬧起來,我却總能够把你弄得快快活活的完事,只要我牢候着你而很吃力的牢安慰着你就行。等到你,那時候,已經把你

的脾氣發够了,而把你所妒嫉的那個人罵得各樣說不出口的話都罵了出來,而又把我辱罵起來,經兩個鐘頭的工夫,滿心稱意了,於是起了反動了;而你到末了竟平靜下來,變得有一種可以安慰的快悅之情感,這情感就使得你覺着自己是有天上的仙女那樣的好而慈善呢。啊喲喲,你的這一種好處我領教了!碰着你發脾氣的時候,你不準心裏頭以為我是在引你的內在的溫柔性出來呢;可是我心裏以為你是在引我的內在的溫柔性出來呢,你於是盡量的享受起來,享受得竟超過了你所應該享受的那分

兒。

白 照你這樣說來，那末，我簡直得一點兒好的地方都沒有了。我是一個極其低賤的沒有價值的婦人。這話是不是？

雀 若是人家，照你批評別人的樣子，來批評你那末人家一定批評你是一個低賤的，沒有價值的婦人的。從平常的見地看來，對於你却沒有一句話可以說的，白利耶——一句話也沒有。所以我就得去想出些別種的見地來袒護我的自尊性當我記起我曾經怎樣的愛你來着。啊，我從你那兒却學得好多從別地方學不到的事情——從你那兒，

而你，却不能從我這兒學得一件事去！我把

你當做一個傻子似的弄着玩；而你却因而賜給了我許多智慧；我把你的心都弄碎了；而你却賜給了我許多快樂；我會使得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婦人氣概竟咀咒起來，而你却使得我的男人氣概顯露了出來。啊，我的白利耶呀，我希望你永遠永遠享幸福！（現出真正的情緒來，他拿起她的手來。又要用嘴去親她的手）

白 （急強脫了她的手，很嫌惡的樣子）啊，請你不要再講這些難受的刺人的話了。

雀 （笑着求訴於天）她說這些話都是難受

的刺人的話好，好我以後再也不跟你講那些話了，我的頂親愛的。這不過是說：你是一個很美的婦人而我們都是很愛你的。

請你不要說這話：我恨這話的。這話好像是在說我是只不過一個畜牲。

嘿！只好玩的畜牲却是一件很希罕的東西呀！我們且不要看輕那些畜牲呀，白利耶。

你的心目中確以為我就是這個樣子。

喂，白利耶：你是不盼望我來羨慕你，因為

你的道德的緣故嗎？（她轉向他，對他恨恨的看。他很害怕的跳了起來，倒退走開她那

兒她站了起來跟他上前去，很慢的，很專心的。

白（徐徐的說道）我已經看見你被那個下賤的東西大大的迷昏了，那個下賤的東西是一點兒道德都沒有的。

雀（往後退着說道）你走開點兒，白利耶。不要忘記你和拍蕊木耶二人的新的關係呀。

白（在屋子的中央，追上了他）不要管拍蕊木耶：這是我的事（她抓住了他的衣服的外領在她兩手中，而對着他眼不轉睛的看）啊，只要那些人們——你跟他們，講得很好聽，很是伶俐的人們——只要——他

們能够知道你像我，知道你一樣，有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很奇怪，爲什麼牢留着心。

雀（對着她現出快樂的樣子）只不過有時候嗎？

白 你這欺心的人！你這詐騙的人！你這可憐的小偶像！（他的臉上現出快活的樣子）啊！

（她一半像大怒的樣子，一半像很柔情的樣子發作起來，她把他的身子搖動着，對他咆哮着像一個母老虎對她的小老虎咆哮一樣。拍蕊木耶和克蕊玟正在這時候從那

診治室裏出來了，他們倆看見白利耶和雀脫蕊斯兩人的神情都吃了一驚。）

克蕊玟（大嚷道，極其的受窘）白利耶！白

利耶放開了雀脫蕊斯，但是她却在她的原

處很輕侮的樣子，這時他們倆走上前來，克

蕊玟在她的左邊，拍蕊木耶在她的右邊。）

拍 是什麼事呀？

雀 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你不久就要嚐

這個滋味了拍蕊木耶。

克蕊玟 這真是的，白利耶，這樣子的行爲却

是太出乎平常了。這個對於拍蕊木耶是很

不妙的。

白（冷冷的說道）倘若拍蕊木耶先生不願

意，他可以解散我們倆的婚約。（向拍蕊木

〔耶〕請你不要猶疑不決。

（很疑惑的，很情急的對她看着。）你願意

我解散嗎？

（大驚）瞎說！你可不要這樣心急的從事

呀！這是我不是。我把克蕊玟小姐給弄惱了，——我屈辱了她了。不要再提這些事了，不要把萬事就這樣弄糟呀。

〔蕊玟〕這真是再要煩惱也沒有的了。我不能够相信你屈辱了白利耶這句話，雀脫蕊斯。我相信你把她弄惱了——你把隨便誰都會給弄惱的：我可以賭咒說你是把隨便誰都會給弄惱的——可是，屈辱！——你說

屈辱是什麼意思？

〔拍〕（很情急的）克蕊玟小姐：我用十分的禮

儀和誠心請求你跟我坦坦白白的。你和雀

脫蕊斯二人當間的關係是些什麼？

〔白〕你去問他去。（她走向壁爐那兒去，背朝向他們）

〔雀〕那自然：我來懺悔。我心裏頭很是愛克蕊

〔玟〕小姐的——我心裏頭一向總是愛她來着；所以我自從那時認識她之後，我就拿我的求婚的話來迫她；可是，牢是沒有用：她是極其的看不起我的。剛才一會兒工夫以前我看見了我的情敵的快樂的情景，我就禁



不住說了一套難聽的刺戟的話；而她——  
唉，她那時就略微的搖動了我一下子，正如  
你們看見的那個樣子。

拍（很俠義的樣子）我將永遠不忘記你會

幫助我把她弄到手，雀脫蕊斯。（白利耶很  
快的把她的頭轉過來，她的臉上現出一股

怒氣）

雀 噓！啊！喲！天呀，請你不要提這事了。

克蕊玟 這些話却和你今天早晨告訴克脫

伯脫森跟我的那些話大不相同了。請你原

諒我說這句話：我說你剛才所說的那些話

聽起來好像是近於真情似的。喂！你先前是

在欺弄我們，是不是？

雀 你問白利耶吧。（拍蕊木耶和克蕊玟都

轉向白利耶。雀脫蕊斯很固執的樣子不動，  
直對着他的前面看。）

白 他那些話是很確的。他曾經種情於我來  
着；他曾經迫我來着；而我是極其的看不起  
他的。

克蕊玟 不要計較這個了，白利耶：這是很不

好的。一個男人當沉入情海之中的時候，他

自己也管束不了自己的。（向雀脫蕊斯）你

且聽我跟你講，雀脫蕊斯。當我是一個年輕

小伙子的時候，克脫伯脫森跟我兩個人都

愛上了那同一個婦人了。她寧願嫁給克脫

伯脫森。我那時真是驚愕得萬分：我哪能說

一句反對的話呀！但是我知道我的責任；我

就照我的責任做了。我就把她讓給了克脫

伯脫森了，而希望他能够快快活活的。當我

們倆相隔好多年之後於這一次碰見了，他

在今天早晨曾告訴我，說他因為那莊事體

至今是很敬重我，很贊成我這個人的。而我

是很信他那話的，而覺得倒很好過。（很重

的聲音說道）喂，雀脫蕊斯：拍蕊木耶跟你

今天所處的地位正和克脫伯脫森跟我在

三十五年前七月中的一個晚上所處的地

位一模一樣。我瞧你怎樣擔當這件事情？

白（氣憤憤的說道）他怎樣擔當這件事情，

哼！這可真是的，爹爹，你這話却說得太過了。

若是克脫伯脫森夫人那時候不願意要你，

那你倒可以把她讓給人家自己落得很慊

慨的去做一件有道德的事，這正同寶西那

時不准你喝酒你就成爲一個完全戒絕酒

的人而做下了一件有道德的事一樣。但是

他不能算有道德對我。我已經拒絕了他了；

而如果他不同意這樣他可以——他可以

雀 我可以勉強忍之。真的。克蕊坎：你信我這

話呀。我一定勉強忍之。（他垂頭喪氣的走開去，把他的兩手放在他的衣袋內。身子靠住那書架。）

克蕊玢（惱起來）曰利耶！你竟不敬重的對

待我了呀。我並不是要訴我冤；可是你剛才所說的那一套話真是說得我太不體面了。

曰（忽然哭泣起來，將身子倒在那只大椅

子中）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人可憐我——

不以爲我是極其下賤的嗎？（克蕊玢和拍

蕊木耶兩人都很驚惶的趕到她那兒去）

克蕊玢（懊悔）我的寶貝兒：我一點兒也沒

有說你是——

曰 是不是我一定要受兩個男人的買賣

商議的——從這一個人賣到那一個人，像那市場中的一個奴隸一樣，而我自己却不能說一句話來剖白我自己？

能够說一句話來剖白我自己？

克蕊玢 但是，我的愛兒呀，——

曰 啊，走開，你們全都走開。讓我一個人坐在

這兒吧。我——啊喲——（她加力的哭得

動情起來）

拍（責備克蕊玢）你把她損得太烈害了，克

蕊玢大佐——真太烈害了。

克蕊玢 但是我並沒有存心呀：我沒有說過

什麼呀。雀脫蕊斯：我是太嚴了嗎？

雀 你忘記了女兒們也是要革她們老人家

的命的嗎，克蕊坡？而你必然不會這樣盛氣

凌人的對待隨便哪個已長大成人的婦人

的，若是那婦人不是你自己的女兒。

克蕊坡 你這話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對待我

的女兒像我對待隨便哪個別的女孩子一

樣嗎？

拍 我應該說是必當如此的，克蕊坡大佐。

克蕊坡 啊，把我占辱了，若是我那樣。這真是

的！

拍 若是你這樣說法，我就沒有什麼再可說

的了。（他走到屋子的那邊去帶着怒惱的

嚴尊樣子。他走到書架那兒站住。背靠着那

書架在雀脫蕊斯旁邊。）

白 （嗚咽一聲）爹爹。

克蕊坡 （惕惕然轉向她）噯，我的愛兒呀。

白 （眼淚汪汪的舉眼朝上對他看，用嘴親

他的手）不要管他們。你不是存心的，爹爹，

是不是？

克蕊坡 不錯，不錯，我是一點沒有存心的，我

的寶貝呀。得啦不要哭啦。

拍 （向雀脫蕊斯說，眼睛向白利耶看着，現

出很樂意的樣子）她是多麼的好看呀！

雀 （舉起他的兩只手往上）啊喲喲，上天佑

你，拍蕊木耶！（他離開了那書架，於是坐在那睡榻的盡頭那兒去，離火牢遠的那一頭兒。同時薛爾肥亞來到了）

薛 （對着白利耶深思細看）又哭起來啦！好呀，你真是一個有婦人氣的人！

克蕊坎 不要來攪擾你的姊姊，薛爾肥亞。你知道她是忍受不住的。

薛 我是爲她的好纔說的，爹爹。這世界上的人們不能夠全都會知道她是我們家裏的那位嬰兒似的人的。

白 你就要吃耳刮子快啦呀，混蛋！

克蕊坎 嘿，嘿，我的親愛的孩子們呀，這可

真是的！白利耶：在茨蕊菲爾突夫人未來到這兒之前，你把你的眼淚擦擦乾，放好你的手絹兒。她跟白一塊兒來。

白 （站了起來）那個婦人又來啦！

薛 又要鬧了你放恣吧，白利耶！

克蕊坎 閉住你的嘴，薛爾肥亞。（他很威風的向白利耶說道）喂，瞧這兒，白利耶。

雀 好呀！老爺子們發起雷霆之怒來啦！

克蕊坎 請你不要說話，雀脫蕊斯。（不容爭議的向白利耶說道）我們要試一個男人

的或是一個婦人的品行，我們只要看他們在爭吵之時是怎樣的行爲就可以試得出

來了。若是在事情很順當的時候，那誰都能够脾氣很好的好，你今天在那邪道的會裏頭說過你不是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很好，我且不管那個。可是，如若等到茨蕊菲爾突夫人進了這屋子，你仍是不做出一個太太的樣子出來，那，你須得做出一個紳士的樣子出來；而我既是很心疼愛你的，我也不得不置你於度外而把你當做已經是死了，我這樣待你完全是待你像我的兒子一樣。

拍 (規諫) 克蕊玟大佐——

克蕊玟 (即截住他) 不要做傻子拍蕊木耶。

白 (眼淚汪汪的求恕) 我覺得，爹爹——

克蕊玟 不要撒嬌。我現在不是像你的爹爹對你講話呢，我現在是像你的指揮官對你講話呢。

薛 好呀，抬出那塊老『肥克托利亞十字勳章』來啦！(克蕊玟恨恨的朝她看；她就奔到雀脫蕊斯的後邊去，忽而坐在那睡榻中，雀脫蕊斯和薛爾肥亞二人的肩却巧相連，臉朝向兩對面。克脫伯脫森跟格蕊斯二人來到了，格蕊斯在門的近處站停她的父親則走向克蕊玟和拍蕊木耶等一塊兒去)

克蕊玟 啊，白，你來到這兒啦。喂，拍蕊木耶：你

把那事告訴他們。

拍 茨蕊菲爾突夫人——克脫伯脫森——

請允許我把我的未婚妻介紹給你們。

克脫 (走上前來攙拍蕊木耶的手) 恭賀你

呀！(拍蕊木耶走向格蕊斯那兒去和她攙

手) 克蕊坟小姐，你當收領我的慶賀，還有

格蕊斯的慶賀，你當一樣的收領的，我盼望。

克蕊坟 她當收領，(命令式的口氣) 噯，(白

利耶。(白利耶慢慢的站起)

克脫 噯，格蕊斯。(他領她到白利耶的右旁，

於是自己去站在壁爐跟前的毡上，背朝向

火，對他們倆看着。克蕊坟却在那邊看守着)

格 (聲音很輕的向白利耶一個人說道) 你

現在竟已顯明給他看你沒有他也行的！現

在我把我所說的話統通收轉回來，你可否

跟我攙手嗎？(白利耶很痛苦的樣子把

手遞過去，她的臉朝着別地方) 他們以為

這是一個很快活的結局，白利耶——這些

男人們——我們的主意者！(她們倆手拉

着手站着，不做聲)

薛 (背後橫在睡榻上，暗暗的對雀脫蕊

斯說道) 是不是她已經真正的甩開你了？

(他點頭稱是。她很疑惑的樣子對他看，又

接下去說道) 我心想你甩開了她了。

克脫 喂，拍蕊木耶，你可紀住不要受雀脫蕊

斯來調笑你定婚的事呀。他自己現在也和你的情景一樣。他已經和格蕊斯訂好了婚約了。

白 （把格蕊斯的手放開，氣也喘不上來，恨恨的說，可是不大暴烈）又來了！

雀 （急急的站起）不要駭。這事都已完了。

薛 （很怒的站起）什麼！你把格蕊斯也甩開了嗎？真不要臉！（她走到屋子的那一邊去，大怒不息）

雀 （跟在她後面，把他的手安慰她的樣子放在她的肩上）她不要我，我的老朋友——

——這話就是說（轉向其餘的人們）除非茨

蕊菲爾突夫人重新又改變了她的意志。

格 我沒有重新改變我的意志；我希望我們

以後仍舊做很好的朋友們吧；可是沒有什

麼再能够引誘我來嫁給你。（她在壁爐的

近旁取了一張椅子坐下，十分安逸的樣子）

白 啊！（她覺得安慰了，於是坐下，歎了一口

氣）

薛 （安慰雀脫蕊斯）可憐的老李歐拿突呀

雀 不錯：這就是好迷者的運命了。我就免不

得要一生一世的好迷下去了。沒有家務事

可說了，沒有家庭之樂可言了，也不會有小



孩子們了，我不會跟克脫伯脫森有什麼關

係了！沒有一個人要嫁給我了——除非你，

薛爾肥亞——好不好？

薛 我才不懂得這些事呢，雀脫蕊斯。

雀 (向他們大眾) 你們瞧！

克蕊玟 (插入雀脫蕊斯和薛爾肥亞的當

間說道) 喂，我說你真不應該拿這些事情

來說笑話的；賭我的生命，賭我的靈魂，我說

你不應該的，雀脫蕊斯。

克脫 (在那壁爐前的毯上站着說道) 他碰

着神聖的事情他就只會拿牠們來說笑話。

這是『新派』的人。謝謝老天，我們都屬於

『老派』的，台！

雀 克脫伯脫森：不要這樣用象形說話。

克脫 (大怒起來) 象形這是易卜生主義的

一個罪狀。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雀 『老派』這個象形，我却從來沒有聽見過！

你自己不要以為你代表那『老派』呀！這世

界上是從來沒有什麼『老派』的！

克蕊玟 我在這一層簡直得反對你，我贊成

！當我在年輕的時候，鬪起牌來總不會偷

牌的，所以我更其不會做出像你現在的那

樣行為來的。我屬於『老派』的。

雀 你的年紀漸漸老了，克蕊玟；而你却要藉

年紀老而操出你的老牌子來了——這是你的老脾氣。

克蕊玢 喂，我說的，雀脫蕊斯，我盼望我沒有得罪你（要講和的心使他叫嚷出來）唔，恐怕我剛才不應該說那「偷牌」的一句話吧？

我收回那句話（他把他的右手遞給雀脫

蕊斯）

雀（取了克蕊玢的右手）沒有得罪我，我的

親愛的克蕊玢：一點兒也沒有得罪我。我却

並沒有意思要發什麼性子。但是（往四週

看看其餘的人）是否在聽他的話，然後暗暗

的向克蕊玢說道）只要爲我設想設想——

——眼看着一個情敵快快活活的——

克蕊玢（很響的聲音，很堅決的口氣說道）

雀脫蕊斯：你須得做出像一個男子的樣子來呀。你的責任是明明的在你面前。（向克脫伯脫森）我這話是對的嗎？

克脫（很堅硬的說道）你這話是對的，台

克蕊玢（向雀脫蕊斯）你趕快跑去，慶賀

利耶。做出受過教育的紳士樣子去慶賀她

去。臉上要帶着笑的呀！

雀 大佐：我就去。我的身上的筋肉，一根也不

讓牠洩露出我心中的難過來。

克蕊玢 白利耶，雀脫蕊斯還未曾慶賀過你

呢。他現在來慶賀你啦。（白利耶站了起來，

把眼睛很凶的瞪着雀脫蕊斯）

薛 （當雀脫蕊斯剛要往前去的時候，她在

雀脫蕊斯的後邊很快的輕聲說道）留神

呀！她預備好要打你呢。我知道她。（雀脫蕊

斯站住，向白利耶很小心的看着，打量打量

情景。他跟白利耶二人眼不轉睛的互相注

視着有片刻工夫。格蕊斯輕輕的站了起來

於是走近白利耶。）

雀 （略微回轉過去向薛爾肥亞輕聲說道）

我去碰碰運氣看。（他就很疑惑的走到

白利耶跟前去）白利耶？（他恭恭敬敬的伸

出他的右手給她）

白 （精力已竭，任她自己去握他的手）你是

不錯的。我是一個沒有價值的婦人。

雀 （得意的樣子，嘻嘻的辯說道）啊，爲什麼？

白 因爲我沒有那樣的勇氣來殺你。

格 （把她接在手臂中當她往他的那面摔

下去的時候，差不多暈了過去。）啊，不要

做一個好速者當中的英雄。（雀脫蕊斯很

樂的樣子，也不一點兒覺得難過，直笑着搖

他的頭。其餘的人們對着白利耶很可憐的

看，而竟有一點害怕，覺得這一次是頭一次

碰見一個很厉害的悲痛）（全劇終）

